文遠集

文遠集卷之十八

目次

書牘

侯祭酒木菴　又

門人張子襄　范中丞質公

張臨川受先　徐選君明衡

朱制臺恒岳　曹撫臺薇垣

又　翟中丞隣玄

耿中丞樸公　沈侍御青嶼
瞿給諫起田　梁大叅大朐
孫樞輔愷翁　周挹齋相公
孫宗伯淇澳　王座師夏翁
王按院孺初　李學院玉完
門人梁清江　俞孝廉彥直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十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南司成侯木菴

年兄去而弟有懷無可共吐有事無可相商月下風前無可共盃酒拈題敲韻無可資鼓吹聖人言德不孤殆欺我也晤彭君宣知老伯母設帨之夕兄遂以橫金衣緋拜舞堂下遙想三年

前晷仲褫削父子愁嘆豈非噩夢初廻又如沉
疴乍起具千古眼不足爲奇若以家庭榮瘁言
之則年兄所取於天者亦奢矣浮河而下登石
頭城婆娑於鎬京辟雍之間進諸生談說經義
考先王之典制退而三山雙闕以至四百八十
寺次第遊賞年兄生長中原驟而見江山之秀
麗人物之風華必有浮白狂叫跌宕而不自持
者天之所以贈兄又豈一端可盡也弟自喪母

後捧檄無歡鮮民多感比年兄聚順者不啻霄
壤成均席地可與兄南北相望爲書生雄長而
乃以講筵阻啓沃　聖聰身在日月之際豈非
隆遇第碌碌猶人雖不至賈越失措求所謂傾
黼座而點黈旒者猶未得其朕也至若葛藤未
息紛呶載起海虞之局甫結而義興　特旨傳
宣幾同於宣室之夜半屏人造膝雖政府不得
預焉其事太奇其所繇來者顯露其窔奧聽之

則宣麻旦暮矣攻之則恐相激而甲子之禍復見於今苦心世道者欲稍稍羈縻之以養其厚頻而殺其流毒則弟與君家伯氏及練任鴻公祖之見是也而正人皆以爲非且弁吾輩而叢疑焉於是一切不敢問而諸君子以必戰爲主矣國家事恐從此又有一番決裂何去者之高而留者之苦也此弟所以羨兄妒兄而猶思圖南掌院之關以從兄於碧波翠巘之間也且兄而無弟正如入村谷中無鄉導金陵名勝必不能盡遊遊亦必不能盡暢異日叩兄必有茫然瞪目而不知所對者其何以拔我於十丈軟紅塵而爲兄作杖屨乎毋使爲一足之彳亍也縱筆發笑

又

得年兄手書展轉數四宛如坐雞籠山下與年兄班荆剪燭也貴鄉離白門不甚遠白門亦非

極卑濕之地何至使年姪輩浸淫末疾此大不
可曉得非衙齋中久虛無人陰寒停結偶觸生
病耶想不久自霍然也山遊之樂亦未見領其
全勝南中大山水幽窵莫若棲霞韶麗莫若牛
首奇宕莫若燕磯其它如清涼龍潭雨花木末
秦淮河畔翠袖聲喧玄武堤邊紅衣香送以至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使人流連
酬適窮日夜之力而不知止以騷人韻士置身

其間何異羣仙吹入蓬壺諸天託居塵寰而年
兄來書猶若有未盡慊者非攬勝之典未雄則
探奇之儔難挈耳北司成勢同逐鹿弟亦厭而
不取南院一席頗有意焉不謂其忽授之瑤兄
也弟初厠　講筵　主上勤於典學兩月中亦
有十餘次秋來漸覺稀簡使講臣爲之短氣至
於時事紛紜　聖心偏主弟每於陳說之後婉
爲規諷弟既披襟而談

皇上亦側耳而聽而二三中堂每爲悚愍遂遂汗流浹骨吾輩讀古聖書遭逢之際且對 御談經比之伏闕上疏者其體優其禮隆其氣揚於此不吐露眞上負天子下孤所學以此得罪去有餘榮故當冢宰排激高史荐用黜陟治亂之關消長停伏之數未嘗不隱隱欷欷引歸時政惜孤而無徒唱而莫和家舅題補兩月迄未進講而朋黨雷同之語時達于宸聽卽未至一暴十寒然已暴寒相間矣年兄之補南也在弟未 題日講之前故弟不敢阻迫年兄去而鴻寶繼之弟乃痛言于蒲坂雲間兩公勸其挽留而終不可止此意鴻寶兄知之想爲年兄道也

皇上之厭言路極矣其疑臣下亦極矣愈激則愈疑愈疑則愈怒是 英主也豈可以相持而取勝者挽迴調劑尚默用其苦心而不必張皇于

過與此語流播長安而南中尚未知耶然此生自是粗莽人亦素有鯁血性危不持顛不扶誠無所逃罪長君逢君或不至此年兄亦當以吾言爲定評至於羈縻之說更有萬萬不得已之深衷與其迫之而使合孰若攜之而使離今

皇上之去留用舍總不可知擇禍莫若輕終不當以此說爲全非而老成却顧反遭投抒之疑今弟與任鴻公祖輩皆付之東流矣絕不作拖泥

意氣顯暴其形迹即南宗伯一推大有微權亦是三四同志大費苦心處已爲

皇上所覺矣又豈有大聲疾呼而反得之者乎放卜一事竟成窃然以成而小用之於佐銓銓事亦大有賴焉正佛家所謂白法調狂象也子襄迷謬異常冢之所好亦好之冢之所惡亦惡之使弟異言法語兩無所用每閒冢有舉動直呼而詈之曰求毋乃爾是

帶水事南中持論極正而持局太嚴風影之談
有往往信以爲實者倘晤鄭玄老陳中老諸公
須一一剖晰之種種議論種種作法須以甲子
年爲戒第實右杞憂非漫作調停之語也至於
歸心甚切得便即行雖不以預約終不託之空
言耳楮盡腕竭不能更贅

門人張子襄

足下行後得途中所寄書何論事之委悉叙情之詳亹也足下自是血性男子不肯附人籬壁隨人脚根本欲獨往孤行反類人棄我取瓜田不避弓影生疑此衆目之所以眈眈羣啄之所以呶呶也方足下之未行不佞既爲之心碎迨足下之既去不佞復爲之舌疲許大長安與足下出入相友肝膽相共緩急相仗者幾人嗟乎當乙丑秋冬之間不佞匿影深廬我既畏人人亦遠我而足下衝寒策馬不憚千餘里問

關跋涉留連款晤金石可敝此誼難諼能於此
際作千古以上人必有卓然不可磨滅者夫不
佞自守其鉛槧之職絕不預人間一事亦不願
挿入片語獨對足下則忠告惟恐不盡別足下
則護持惟恐不力總是相愛之過不覺自涉於
婆心耳昔之君子惟規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蘇長公亦嘗爲此言然師溫者呂范之徒也
畢竟是君子師荆者童蔡之輩也畢竟是小人

盛衰倚伏天道所必有至於彼此界限失足便
垂可不慎哉和平調劑之學是不佞生平本領
不如此必不能可大而可久然惟精微之後而
後可進於廣大此不佞又代子思下一轉語也
至來教所云勿以必行之意上攖
主上勿以不原之局俯抵羣情即有生心無如戀
骨此皆鑿鑿名言凡當事者宜寫一通置之座
右足下甫出都門又有一番洶洶足下嘗預爲

人道之又若自幸其言之中者在足下祗明其在事之調停而在它人轉疑其將行之排激凡足下之居功處即是叢疑處也幸

聖上原無適莫此老善自操縱劑量有人寧靜可望足下且安坐山中靜觀時事可耳最可笑者南都諸公疑足下而倂及不佞謂冢公之再出不佞使足下勸之豈非夢中之夢囈後之囈耶金陵之行得已且已南中持論比此間更嚴也

京邸復遇賤辰不勝桮棬之痛耑使遠存祗增感悵瑞光浮圖事檀施無盡冥報亦無盡增鶴表之祥光感麟兒之瑞應決不唐捐惟足下自酬其願并爲大力者推廣之

范中丞質公

自台翁出都門而長安之紛囂日甚一日以一事而牽引無限葛藤激成無限水火若使台翁在此苦口苦心調停其間定不至是今力爭不

能皆言掛冠而冠又不得掛相持未下將來不
知作何光景又不知吾輩生於今世亦復有帖
然寧謐渙羣聯異議論潛消實政修舉重見蕩
平氣象否典言賈溢知翁兄同此愁結耳呂豫
老大有拔世之心弟惟恐其踵翁兄後塵擁節
而出也何時入中土嵩洛之間當比臨淮入軍
旌旗皆變矣　制詞當即日屬纂以仰酬任使
然　誥勅未到用　璽未有期也使旋先此奉

復

張臨川受先

翁丈嶙峋正骨堅於百鍊蓋上天所篤生以爲
世道砥柱爲　王家楨幹不意流俗波靡之中
吳儂脂韋之習而有挺然卓豎如翁丈者雖著
仕方新服官伊始而歲寒松栢之意居然可想
數十年間吾郡眞君子如鹿城張可菴先生郡
中周蓼洲翁丈宜取則焉弟輩碌碌不足道也

京師臨川薦紳頗少卽有之亦罕同臭味故尚
未聞翁丈治行然治行須問而得者其人可知
捧讀來教滿楮篤忱所謂眞語實語其最心折
者不用爛套四六不將苞苴侑椷惟以悃幅精
神默爲往來便可徵治行之一斑矣江右風氣
最爲近古士大夫多矯矯自矢宦遊其地者好
惡是非不失斯民之直往往賴其夾持勉自砥
礪獨撫州稍與南吉異其議論趨向亦往往與
南吉諸賢相孑盾如新僉院易白樓獨爲錚錚
丘毛伯爽氣逼人弟與之交最久然其立　朝
舉動亦有不滿於公論以此不見容而去至於
甲子歲首發大難閉數年黨錮之禍者卽臨川
人翁丈此時以愷悌心作循良事雖黑白不必
太分然胸中自宜了了要之微察其居鄉則居
官之狀亦可見矣恃在肝鬲敢密布之毛伯到
家爲弟致意此公與弟乃二十餘年布衣交也

湯義仍先生自是文人之雋倘有遺稿幸爲刻之有秘書幸爲抄之聞其家有册府元龜一部此書無刻本展轉抄謄亥豕實多獨義仍讐釘精覈海内藏書家所無得繕寫一部歸而廣之同志甚妙但其書有二百本卷帙浩繁且書寫必用胥史而此輩最善舛錯若非訂定之本則此書故饒有之不煩更録矣古人以在官寫書爲風流罪過弟亦漫言之非敢必也敝通家吴世兄食貧可念倘過臨川幸爲弟一慰存之家舅旦晚可到長兒尚在邸舍雖在都會苦於面牆賴有九一兄時相質耳庶念附謝率爾奉報未盡縷懷

徐選君明衡

不具千古手眼不能爲一代權衡仁兄欲進退今人而先月旦古人良有意也第不知地下陳死人亦有爲之噓枯爲之下石否古人之雌黄

一定而今人之妍媸萬狀更於此下一轉語幸無曰將無同一笑

朱制臺恒岳

捧接雲翰未及載筆而馘斬兩酋之報至矣聖明聞之喜動眉宇臣隣滿朝無不酌酒相慶援桴行陣固自有人而發縱調遣非師臺其誰水藺犄角而爲亂不類迮日播酋彳亍無耦且昔日中國物力全盛它省助兵助饟者如饁田畯今元氣敝于奴虜即楚滇之間亦以犇命告匱今兩酋盡殲不特蜀黔安而西南半壁舉安矣此其功直當與靖遠新建等非近日李長垣可擬也聊于制詞中一揚厲之厭薄格套不欲爲駢語又筆札塡委適與講筵相值所以鋪張世德者實未盡鄙長且無論古人嚴重鉅麗之詞也有負台委慙愧無地

曹撫臺薇垣

比聞吳中商羊爲虐米珠騰踊不肖等言敝郡如一積虛之人外貌腴澤魁然可觀而精已銷落矣更加客邪乘之將一病不可拯水旱盜賊猶病之有風寒癰毒也豈外彊中乾者所能勝哉幸有國醫在焉標本並治熨劑兼施以扶榮衛而滌膏肓池水神鍼端賴妙手即家之父兄子弟惟有搏顙乞命而永敢忝一議也

又

不肖雖遠在長安而燕吳往來如織側聞老公祖撫吳之政肅比霜清恩同日麗至於猾胥貪緣上下以哀鴻之髓膏作碩鼠之窟穴老公祖槩以三尺繩之此輩股慄膽悸稍有戒心錢穀出入庶可權其輕重無取盈焉吳儂其冇冢乎昔以開府造福吳儂者王端毅周文襄後指不多屈以老公祖之苦心地方眞堪鼎足矣陳父母事如挽葉舟於驍浪之中絲毫皆藉神力練

任鴻公祖及侯六老言之甚詳從此而循吏有勸使豪有力者不得操其短長此於世道攸關又不獨敝鄉蒙休襲慶也正須大疏暢言亟促其投匭矣部覆按臺疏甚佳想旦夕可奉　俞旨崑山事業商之政府以抵餉爲便蠢袋等項亦與司空言之矣先此布復尚圖嗣報

津撫翟隣玄

不肖爲諸生時頗嚮往海內諸君子於邸報中事頗悉其崖畧故於台翁時勤執鞭之慕一聞前旌入都即摳衣奉謁實以慰其渴仰自快生平非徒以譾狹書生輕叩籌邊之畧也敝同年樊民部紫蓋乃不肖肝膽交彙刻大疏而問序於不肖或豨苓馬渤亦爲藥籠所收故有是命不自揣量傾臆輸寫惟恐唐突崇嚴而芳訊下存頗蒙鑒採蕡葹凡草從此得附椒蘭之末矣國家多故正當借榑櫨以肩大厦奈何以舳艫

蜚輓之事久縶袞衣俟旦暮還朝得時時瞻仰是所祝也

耿中丞樸公

兩接手教情詞娓娓宛如西牕剪燭也　朝端議論殆不減於疇昔惟媚璫一案斷自　聖衷以彰　天討但密與諸大老謀之而不付外廷未知能如流共放兜天下咸服否此番澄汰後便當永斷葛藤商求實政以副

皇上宵衣圖治之意若相尋無已引繩披根正宗門所謂枯椿舊處尋必至於平陂往復而二百年來之元氣剝一層復剝一層　國家之事去矣東奴西揷烽火相望庚癸脫巾所在見告薊門臺軍釋甲執冰而踞此皆肘腋之憂弟嘗謂餉不可不措而數不可不清今言匱饟者遠則二三年近者亦不下數月果一一有其人耶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吸露飡風非健兒事主兵

土著猶可隨事覓糈客兵嗷嗷豈能坐待西江而遲至歲月之久其間不無可疑矣方今帑藏如洗輦輸囷載皆赤子之膏血以充饑軍之枵腹可言也以實將吏之貪囊不可言也各邊督撫得姱潔而精明如翁兄者稽其欺隱覈其虛冒掀翻相玩相蒙之陋習而一一以實數聞於上雖剜肉醫瘡以博介士之死命亦復何辭翁兄昔在職方弟嘗求諸塞將士實數此猶據冊籍計多寡也今擁高牙大纛矣能按行伍辯虛實乎然翁兄撫晉猶爲邊中之腹所治軍不若邊郵之衆能以此意小試乎旦晚入告

天子弟且傾耳聽之至若稽覈之法無揚聲無着相可使繇不可使知此又在微妙神通未易以楮墨輸寫矣去歲　國是未定護璫局者猶欲錮人於林莽翁兄曾面折之更欲具疏爲倪鴻寶作塤篪弟在田間聞而壯之謂翁兄受此洪

爐煆煉骨愈剛腸愈熱當此　聖明在宥使翁兄擁節鉞坐關河而不領儀舞之班亦爲缺事衮衣東歸計期亦不遠以愚見揆之挈領提綱漁小成大在外不如在內之爲要剔奸釐蠹治兵息民在內不如在外之爲實翁兄業已舉其實者又豈能辭其要者憶甲子初冬訪翁兄于蕭寺相對禪扉日旰忘別固儼然兩頭陀也五臺山在四履之內係震旦靈區再來人幸以菩薩力作大金湯山中有華嚴嶺吳僧如璧居之方作佛事此僧亦稍可談得蒙布施以資勝因涓滴大海等無有異智者勿笑以爲迂家乘小刻奉供清覽

沈侍御青嶼

弟與年翁七年之別窈如隔世昨歲白門一晤紆懷頓釋語次偶談及錢孝直張二符兩年兄而年翁卽形之薦牘衝口之言相信如此知已

之感在兩年兄尚淺而弟更深矣至賈計部之事弟初不聞入都晤蔣澤老始知之相公仁厚人也或以至戚相關代爲乞憐則有之絕非爲它人修怨者陽和之擢弟爲駴然其間委曲非閒局之人所能知亦非閒局之人所宜言總之以年翁之眞心眞品內司風紀外操鑌鎗何所不宜以內外之間分得喪者在淺夫容有之豈磊落俊偉如年翁而用此介介哉況長安中有識者競爲稱惜所以償年翁固有在也弟嘗語相知吾輩處世當如國手棋於局中取勝一着一殺間何足論勝負人多以此言爲然并發年翁一粲

瞿給諫起田

弟所見熱腸如炙直道如矢無如翁兄者既爲善類倚重必爲異已側目不兩立之勢也長安間介然成路賴

楸枰種種變幻與突之間介然成路賴

皇上聖明事後未有不覺覺之未必不悔但操縱自有微權不肯以刻印銷印之跡爲人所窺正如蒼公福善禍淫待時而發如囘之饜糟糠跖之肝人肉皆不必致疑於造物而況轉旋在須臾起滅同泡漚者哉今之大勢如駕艨艟而泛溟海雖有掀天之浪羣篙工之力亦足撐抵之而微若於舵師之不靈即不至覆舟之患而布颶吹折蓬牖墮落姑聽其浮沉而不能拯舉朝

喁喁日夜望大名公早宣白麻快覩救時事業弟於此際寸舌盡枯一腔欲嘔而精衛填河未見其濟然而盛衰修短全繫乎此舍此更無第二着也牧老竟以爰書結局人心所以愈忿然而西臺紀事則蘇子瞻先被之矣何足爲詬益吾兄既轉南中清議誰主前者載鬼一車祇爲香火二字弟斷以爲必無幸而如吾料也偶有便郵聊抒近況惟祝翁閭門養重即竿牘少出

徐俟環召顒切顒切

關內道梁大胸

捧讀來教又如一夕面談也數日前得袁自如書談及閫外方畧語近遊移反覆味之莫可控揣來教所云從横流漫略無正方圓者眞可謂刺其膏肓矣從來迂濶老生侈戰而羞欵夫欵何足羞無論前古卽俺答一事高文襄名相王襄毅名督撫津津而談五餌戎索在手迄爲數十年之利其所恃者豈獨金繒哉惟戰備有餘而後欵局可成也今衝鋒陷堅者幾何士握奇運籌者幾何策糗糒糧支幾時火攻水擊分幾道我之堅瑕虛實奴所稔知也彼縱力殫於儉歲勢分於閱牆出其銳卒當我羸師剽掠之所獲豈減於犒賜謂我能穿其鼻而掣其項使之帖耳聽命弟不敢以爲然有爲之解者曰欵乃權機戰乃實着三十萬金買馬其意可知然

戰更未易言縱雲錦成羣提戈攀蹬者膽勇何如技擊何如犬羊糾聚可盡憑馬足蹂躪哉如許金錢皆有勾稽會計亦未可泥沙擲也年兄既與自如同事不特宜用苦心兼宜用苦口人但知封疆之事多悞於不和而不知往往悞於和胡隆宇高玄圃非惟熊芝岡之言是聽者哉而償廼滋甚確有不可不但當以口舌爭抑且當以去就爭聖明在上未許棘門灞上相率

而爲兒戲惟年兄秘之秘之劉范老乃眞知年兄者昨與之談深惜年兄此出俟其澄事不妨微細商量尊刻領教別紙大足鼓掌然不敢不秘也

孫樞輔愷翁

琅函既至按之寸許知先人墓碑從雲端飛墮亟盥手薰名香跽而讀之讀未終篇淚痕斑駁側理欲腐不知泉壤何幸廼得徼五色補天手

使短轡結爲大年幽幃揭於杲日至若予之君
子以防小人予之小人亦成君子等語的然千
古名言首尾唱嘆潔廻紆轉抒寫淋漓沉鬱深
厚此種神理自當後天而老兩先人亦當後天
而朽矣自揣生平無以酬罔極於地下所仗者
斯文在耳糜肌剔瀝非所嗚報惟有痛自砥礪
無致隕越一以荅生我一以謝知我不使綠羽
黃裳啁啾笑人竊盟之衾影永矢勿諼矣旬日

以來烽烟少熄捷音時至孰非太老師發縱之
力諦觀所貽大帥督撫等書不肖輩雖褌中蝨
井底蛙而薊門以東關門以西瞭然若指掌問
今輕敵寡識者動言隻輪不返持重太過則又
近於養寇若夫沿邊列寨而留賊于腹正如癰
疽在要害之處不從內拓而以藥封閉其口痛
無所洩而返攻腸胃將有性命之憂不肖深以
爲懼來書引歸師勿遏之旨以爲獨擊其首不

如夾攻其腹不覺犁然有當於心其欲從灤州下手凡當事者咸謂允宜總之今日事機惟將閫外事權盡歸之太老師一人如唐之任裴晉公宋之任張魏公當不令其旁掣必能辦此賊然此猶第二義也又不若還太老師於內中書樞密無所不可如宋之任寇萊公以閫內制閫外而北門鑰鑰帷幄收之有餘矣此於

聖主執簡之道甚佚於諸公謀國之擔亦甚輕而若躊躇有待者想醜虜尚未至天亡之會而豪弓臥鼓尚有待也若夫策厲王帥使早見其用樂爲吾用敬以三言爲芹曝獻王臣王臣

調御諸將使人得盡其用鼓舞關東之兵使其

周祀齋相公

平津之邸雅不便摳趨即前此座師閣師有經月不見者閣下今日以知已而居揆地始知不肖硜硜之性耳元老意主必去於大臣進退之

幾已嫌其晚矣屢言溫慰盡出閣下苦心不肖
曾轉聞之渠深致感但求　允放成禮愈見相
成至於借題發端乘釁狎侮者其人可知此在
密勿間當有折攝互用之法以銷歸無事共濟
時艱今不務外戰而尋內戰駸駸乎開其端矣
一人不足惜也如國事何若不肖所深憂者
聖明在上而微有不信臣下之心以數人之猜
疑而漸成舉朝之厭薄濟濟盈庭長才異能誠
不多得若盡忠赤忱猶未盡乏也善乎劉京兆
之言曰危急存亡之日舍士大夫誰與共安危
者此言大可味即如塘報槩禁抄傳是明以羣
策爲塵羹使其惛惛盡囿於醉夢中也向來之
禍釀於怡堂今實教之怡堂矣中外仰望盡在
閣下此探本第一義也冒昧王臣

孫淇澳宗伯

老先生杜門却軌雖闤闠中如在深山戒門者

不得通半刺而渺劣承學如某每過毘陵必啓
扉延入慇懃誨諭注望良深知已之感中心藏
之某此沓小草爲曀霾之後雲日重朗思隨儀
舞之班共賡明良之頌豈意一入都門玄黃載
起祗因伏戎未淨轉致沸羹相續然凡在同志
有不得不任其咎者　主上英明天縱銳意富
强本欲以漢宣綜覈之政致文景富庶之風威
震三韓風行九塞斯至願也乃　上以名實事

功求而下以東西南北應言人才言邊備總未
嘗實心講求而清端寡用之劉范董付之以鎖
鑰汗漫無稽之袁自如責之以犂掃無論汰兵
而兵欲譁清饟而饟愈詘即使兵不汰饟不清
而裹糧坐甲終不得其一臂之用至於虜騎薄
都城徘徊往來四十餘日至十二月十七日城
下之戰一鼓而殲吾師三萬餘人重兵宿將爲
之罄盡而鐘簴晏然此莫非　廟社之靈而

聖天子福力所攝持也合濟濟滿朝之人皆爲碌碌無補之士臧穀亡羊何分彼此遂使異已者得乘此以攻其瑕謂國家之禍皆若輩釀成之夫釀禍固未必然知其將發而莫知弭既發而莫能救豈特四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卽曰賢者無益于人國亦無所置喙矣老先生出山之念冷于層冰而憂國之腸痛于剜髓當邸報斷絕訛言傳播其永夕徬徨當食廢箸此不肖所能想見凡當事諸公盡辦此肝鬲矢志捐軀幷心合力天下事未必不可爲而無奈其力敝于呶呶病入於泄泄也不肖在此橫經載筆在文史之局雖非國家所以備緩急然處囊立見則趙文肅嘗自見于庚戌矣而呼號罔聞涓涘莫補若而人者將安用之不若追隨杖履于衡泌之間讀易味道以終其身猶勝于索米長安而成其爲草木之腐也當此之時豈不望老先

生之一出而不敢必其出如不肖者可以歸而
隱矣先此奉訂不敢嚮長者自食其言敝門生
狠狽去官得大君子一言爲重豈獨此生之感
臨書神溯未盡裹言

王夏翁座師

旬日前有客自南來傳言太老師捐館二三子
愕眙相聞惟祝其爲傳訛也昨金靖遠年丈以
手教至始知其非妄而忉怛者累日念老師暫
悲故鄉正可借獨樂之優游萃新豐之愉事百
福雙親三公一日至於槐堂晝繡椿庭夕陰如
近代李文定嚴文靖非異人任也何摧蘭之淚
未拭而攀栢之痛方新知老師純孝天植五十
孺慕苦由之際悲賈倍常不肖輩既不能手溢
米而進雞骨之旁又不能敦美材以慰貍首之
願遙天躃地于邑莫吐聊藉孔生薦其明水老
師其矜而諒之近者虜薄都城視

世宗庚戌其禍十倍不肖碌碌猶人渺無補救既乏借箸前席之謀更慙免冑馳師之望雙鳧乘雁將安用之俟邊烽稍熄中外解嚴春夏之間即圖乞身計矣老師經營兆域恐不能近舍華陽而遠尋貴竹畚土栽松不肖願以身任之豈徒効輓紼兒郎以瀣露之歌而代蓼莪也長安棋局孔生能口繪之無俟縷述百惟嗇哀珍重

王按臺孺初

自老公祖按行吳地吏治改觀土風蒸變至于援兵調發之際鎮壓羣訛安輯重地徙薪曲突功在無形此眞一方之保障宜其萬戶之尸祝也不肖以樸簌無似都門邂逅摳侍片時老公祖若以爲可與語者郵筒往來勤渠下問在不肖感知投契更有在蔭覆之外小兒宗昌質本駑駘媿非渥洼之種而老公祖特加剪拂置之冠軍破格殊遇寵及後人其感又何如也一番

虜警濟濟盈庭實無殊謀秘策可以分宵旰之憂遂使彼法中人得借爲口實今煩嚚競起國是溷淆小人多乘機鬬捷之心君子懷憂讒畏譏之念至虜在門庭殊無去志而網繆桑土了無實着種種可慮雅非一端老公祖繫轍花驄而馳神絳闕烽火連天浮雲蔽日必有中夜徬徨當食浩嘆者惟望竣事還朝亟借前箸之籌更作狂瀾之砥耳率爾布謝不盡悃縷

李學院玉完

恭惟老公祖秉人倫之鑒操大冶之權自下車以後北自江淮南及吳會不特文還正始抑且人習周行不肖雖不敢以竿牘唐突記室而蒸蒸之化流傳都下每爲芹宮諸士慶伏承睠注遠賜慰存卽以尺書奉酬明教而虜警至矣烽火連天郵驛梗路卽載命而來者坐困邸中以此久稽報訊醜虜崖略敬具別柬軍旅之事非

子衿所能知忠信甲冑亦是老生腐談惟是咿唔之暇責令講求經濟使其脫穎而出者皆爲有用眞才是卽國家三年之艾而老公祖以軒岐之神化儲之藥籠者也若夫桃李成蹊固知春風所被大地芳華矣何待鄙人之祝謬承知愛僭效狂愚伏惟台炤

門人梁清江

再接手札怳如晤對柬中語及搜括而覺其有搖落蕭瑟慘澹逼側之象如豫讖虜警僕以此服足下之識它年眞用世人也僕生平自期頗不薄至國家緩急之際毫無以自見雖憤急呼號自　至尊而下百爾在位以至厮養班役之類欲盡人激發之正如杜鵑子規啼盡而繼之以血莫有應者已矣已矣數十年雄心壯志從此一番灰冷矣俟解嚴後旦暮爲乞身計山巔水涘聊以自藏其拙耳

俞孝廉彥直

久不與仁兄相聞非敢憨然也長安棋局烟雲萬變舒楮則累幅不盡輒復中止弟之出也聖明在上祗與儀鳳之班同瞻化日一出而紛囂未息搆鬬方興固自悔其爲三十六州鐵矣至虜騎薄　都城正丈夫處囊立兒之時獨是軍旅未學不敢以請纓嘗試至於痛哭流涕宛轉呼號上自　至尊以治迫當事下至班役厮養之類無不以血忱動之而機難轉石語類飄風幸虜無大志惟以奸淫殺掠爲事猶不至銅駝荆棘設有不諱而昂藏七尺竟與草木同腐矣豈不痛哉豈不寃哉今虜未出塞即出者還可復入藩籬蕩盡圻輔丘墟　神京孤立誰爲屏障而　廟堂舉動着着未妥其在士大夫中之小人磨拳礪刃借此可乘之會以圖翻局智者則皇皇圖去爲高舉之黃鵠愚者津津一官爲

戀棧之駑馬惟此三種人而折衝禦侮者實無一焉天下事誰與共爲哉弟本無才實未嘗無心乃至有事而掣肘肆尾之勢愈甚弁捐廢圖報之心漸成灰冷矣三者之中惟有圖去之一策而猶未敢汲汲以此中實有所不忍也仁兄自是用世人然不遇事不知任事之難它日當以弟言爲然耳

文遠集卷之十八 終

文遠集卷之十九

目次

書牘

倪司業鴻寶

郝中丞浴寰

樊戶部紫蓋

羅侍御瑾屑

李太史印渚

侯祭酒木菴

解中丞衡喬

盧大名九臺

吳宮贊長吉

陳總憲中湛

徐尚寶泰掖
李學院玉完
曹撫臺薇垣
又
楊制臺修齡
熊中丞心開
孫樞輔愷翁
王老師夏翁
張異度業師
吳鹽院育萬
又
又
魏中丞元白
韓老師象翁
李中堂建霞
孫太僕六吉
趙侍御芝亭
申憲副青門
陳學憲雲怡
南臺任文升
朱水部心在
門人劉解元進
李學憲世臣
又
張綿竹之珍
黎水部左嚴
周若臨同年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十九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南少司成倪鴻寶

翁兄昨歲將南行弟力挽之於政府幾同扳轅臥轍之狀正爲蒲坂師處更無一人肯效直亮者賤性硜硜非經月不一見而老師頗鍵平津之邸不自廣其耳目故凡物情之所瞻注與衆

正之所仰望者未必一一得其窾綮而惟以空虛無主純一無僞之心行之無恠乎人之求多也豈惟羣望難副即

聖上所纁璧而迎虛已委聽者久之　寵眷漸移矣至虜騎蹂躪一兩月間忘身憂國之念達於眉宇而倉卒濟變調兵食晝戰守左圓右方又不可以責之休休斷斷弟嘗謂充蒲坂師之量直是司馬君實一流人未可苛之以丙魏房杜而大敵在門欲其爲寇平仲李伯紀是猶駕麒麟而責以驊騮千里之足也師既萌去志弟輩亦相率勸之去適有衙門中事類婦姑之勃磎而師竟以此杜門得請　恩禮粗備始終具體此一出也終與福淸相伯仲第所遇有幸不幸耳至唼嚙善類者迷迷借虜警爲口實夫濟濟盈庭緩急無所倚賢者之無益于人國也又何說之辭然而驤眉鼓掌幾有倖灾樂禍之志以

此宅心其可以盟五夜對
九廟否今滄桑之勢既成猶有一綫之堤而不至
奔流潰瀾者則苦心人墨墨自知且不敢爲同
堅歲而中堂實獲我心皇皇一轉非特以講
幄文衡思借重也功令新嚴濡滯未便當此之
時外講綢繆內固根本非翁兄是望而誰望哉
弟已訂一差俟翁兄至而後行也臨楮翹企

南大司成侯木菴
憶辛酉壬戌間值遼陽廣寧之變吾輩同在京
師相聚愁嘆言虜騎一日過山海必無幸矣豈
意直薄都城忽往忽來迴翔四十餘日至十二
月十七之戰殲吾師三萬餘人殺二帥俘二帥
重兵宿將皆盡於此所隔僅一牆滿城人熙熙
皞皞相率而賀戰勝此大恠事而虜終不乘勝
攻圍飽其慾而去寧以其餘勇復試之永平而

尚不敢問九鼎設使其有斡離粘罕之志豈有幸哉乏材之嘆與兄搤腕數年矣至今日尤甚袁自如孟浪人也其不克辦此賊五年之期必爲荒唐弟嘗與兄輩言之其作用九分主款一分主戰奴東合謀既久而彼之撫東如故奴猝然闌入吾以爲袁爲奴所賣而深文者謂袁且知之欲致其深入以要城下之盟據其撤援兵不萃力救薊又不堵截之于薊西而以賊遺君父種種情形皆不可曉上寘之于理非過也但臨敵易將動搖軍心使祖帥佚去滿帥統烏合之衆又不閑紀律一戰而蹶其他如劉之綸迂憨老生申甫遊談市猾皆蒙不次擢

上不信臣下黜陟操縱一手把握而近習之言投之輒中當事者非以泄泄托之鎮靜則惴惴不能効一籌故自有事以來我從無一着即有着

皆敗着也大胸素與袁最相左故驟貴此兄固
臭味中人惟力以欵爲非獨持正見以此惡袁
而其才略未見勝之也幸而在中樞若在閫外
弟更業業慮之矣兄其識吾言永平既破山海
亦危豈有一家盡去其藩籬戶牖而能阻房闥
以自固者天下事大半不可爲賴

祖宗德澤綿遠

主上聰明不世出累年善政遐邇傾戴所以不用
人而自用不信外而信內總爲當事大臣實無
可以起敬起信緩急非所仗耳弟嘗嘆

神祖以後士大夫全副精神盡用之于時局富强
經濟實未嘗研究見兎顧犬手口茫然卽如弟
者空有兎胄馳師之心而無請纓曳組之策逢
人呼號亦復何益徒以七尺殉國亦是草木同
腐耳與言及此可爲痛哭蒲坂師赤心白意不
媿古純臣若號曰救時原非吾輩所敢阿私也

太平時斧斷衡量微有歉焉況多難乎故耽耽者非一人非一日矣不意丁印趨首發其端印趨之憤憤也蘊毒於去年之不得司成又自以爲　講筵最久欲於叙勞時躐兩級豈意虜警緩叙因窺時局將變具一疏訐雲間公株及許霞城爲前年記註事而蒲師呵止之遂并噬蒲師雖不斥名而藏機甚毒蒲師以此請告得成禮去可謂令終亦見忠厚長者之報而印趨亦鐫秩矣毖老在位善類所倚毗而上所注嚮恐在新貴陽羨慧人也未受事之先與受事之初議論皆亹亹可聽然未知實際如何事至今日益信昨歲羈紲者非過然第可云甘草解毒而已參蓍之功未敢望也憤憤於北祭酒者并南祭酒猶不能忘情每向人曰侯木菴何以越諭德而庶子又何以兩月庶子而遂祭酒其銖銖較量如此可畏哉弟若久在此不死於夷狄必

死於小人師命不敢請惟望升儲乞一差而大
典又遲遲無期眞以日爲歲也令兄推晉撫大
非冢君意所以不下總之虜騎一來爲小人前
驅爲善類者岌岌矣此書萬勿示第二人同志
者畧口述一二可也

郝中丞洽寰

自昨歲許霞老座中得聆三教之緒論每欲圖
一日少暇塵尾相向暢其所欲言終鹿鹿未果
台翁既擁節幢撫謁數次終不獲晤對從此一
別萍梗難逢又安得借區中之緣解后相遇共
談世外事乎一番虜警處處驛騷中原之地非
德望重臣莫能填撫之台翁建牙茲土屹成保
障南北襟喉皆有藉亡恐矣敝門生賀永城在
照臨之下仰藉甄植此生頗有骨氣可教也率
爾奉復不盡悃緼

解中丞衡喬

前歲道出東垣得望清光於交戟之下因促膝
娓娓仰窺崖畧博大而運以周詳端凝而出之
練習濟世偉人目中所不恒有昨冬虜警不肖
謂台翁在扶風馮翊間必當朝發夕至拱護
神京已而勤王義旅果無先保鎮者而戈戟森
嚴可落胡兒之膽紀律振肅絕無讙次之暑因
此鶴唳風聲皆有藉以亡恐今名城恢復寰宇
救寧皆台翁所賜也便當蟬翼聯綿豈徒鱗閣
標揭　絲綸代言固自職守而枯管無花蕪詞
空蔓至於挨天繪日尤難爲工不特仰負盛懷
抑且有孤鉅典矣前台教見及距用　寶三四
日勢難促就今秋期尚遠恐須裁削不敢久稽
耳君家少阮武庫胸蟠天葩齒粲一經一緯正
今將來救時之用不肖何幸附在蘭臭知於名
門契緣不淺矣臨楮神溯

樊戶部紫孟

弟與年兄爲眞知已即國家緩急之際就弟胸臆間度可以佐前箸備干城者不得不屈指年兄津門要地漕艘鱗集狡虜耽耽豈能一日忘情緩則輦輸急則收保毋使齎盜糧且以萬竈之需委之一炬如遍灣近事度年兄於此必有徙薪撤桑之功第不欲居其名耳至若水輸陸輓之難敲骨取髓之苦凡有人心者不忍見不忍聞而蠅營兎窟胥習相沿等於令甲而不可革若使人人肯破情面祛俗套以惟正之供盡歸之　朝廷而以節省之實盡歸之黎庶則天下盛已治安何待今日旁觀盱衡每發浩嘆捧讀尊刻字字從血忱中流出即天下人不盡知而年兄午夜焚香可以上無負於國家下無愧於官守矣若弟者株守鉛槧雖執一經以事明主而咫尺　龍光湏塵未效然而刳心奉獻不敢不竭其愚亦所謂吾盡吾心而已此言亦

僅可爲知已道也

大名守盧九鼎

每憶台翁菪蘭爲韻冰玉作骨不早登螭坳鑾坡之下而徒以五馬稱雄何啻邨才人之嘆然三輔名郡非如尹趙其人者不克堪厥任班史諸循吏從馮翊扶風入爲御史大夫者比比不乏

子明聖殆將借台翁踵西京之盛典茲政逼人

穌頌聲徹輦下計峻擢不遠矣弟遭遇清時且濫廁 講幄而涓塵未效伐檀自媿惟時作故園之夢耳

羅侍御瑤屑

自年仁兄出都而長安棋局又不知幾變矣一渭一涇本千古不易之論今且合流而濟大川在仁兄折衷持平此時得毋以爲偏枯耶

聖主廓然虛公非有鐵炭之低昂第事事以綜覈

明作爲先曾面諭政府欲以江陵爲杓準而荆
溪遊巡未敢承再有宣麻之舉祗望殫力肩荷
破情面耳非盡欲一槩掀翻以胥靡而發明王
之夢也獨是刑名錢穀之事一有粘帶如油入
麵終無洒脫所以桁楊相望且有不測之雷霆
使人驚悸欲絕罪督一案未知作何竣局當此
之時惟以脫去樊籠優游巖壑爲第一快事弟
之乞差自昨歲已圖之曾與仁兄有螺磯牛渚
之約即政府固留弟將裂韁而驟矣奈家舅慷
慨抗疏仰佛聖衷處於不得不去之勢而又無
途可去遂以剪桐之役輟而授之弟不幸而逗
留於此渭陽一語旁猜見及不特鬼車弓影之
疑而已然而七尺兩間飲啄有數當逆瑞之時
磨牙相待者猖猖甚惡以蒼公之嘿佑知已之
保護猶有今日豈以赫曦燭朗而魑魅之屬能
盡人而唼食之耶惟是吾輩行藏亦當斟酌其

是而脂車遄發忽被牽掣乃知古人幾先之哲。
亦造物者曲成之。仁兄之以微罪去。眞不啻塞
翁之福也。弟向所謂籲天而祝。弁慫恿當事者。
惟願仁兄旦晚環召。爲世道作鰲柱以挽滄海
之波。而今之事勢頗難。卽言路亦甚險。登峰渡
坂。驥足所宜。終不若康莊之爲適也。此弟迂憃
之學。非肝膽如仁兄不敢以進也。惟再教之。萬
禹

吳宮贊長吉
自傅寄菴歸與年仁兄不相聞又淡歲矣長安
棋局不啻滄桑又益以醜虜之警有一番葛藤
自有一番芟艾仁兄高臥山中正如桃源武陵
間人且不知秦漢何知魏晉而弟在此歲餘旣
遭烽火之警又見玄黃之戰惟有脫去之爲快
剪桐朱邸業有成議又因家舅博浪一擊遂借
弟差而行語具寄老柬中想仁兄亦爲弟攢眉

也別諭云云恐秦灰刼火此際又將吐燄但仁兄素心皎於白日弟向者嘗對一二當事指天而誓之感時之淚必中夜涔涔豈效淺夫無識與沒入汨出者耶惟願早踐清班扶携舊侶使弟輩無彳亍之苦而仁兄亦免離索之傷是所願也猶憶辛酉冬雪夜入朝丹陛之下層冰三寸鄒南翁蹣跚于前吾兩人蹴躃于後執手相持冷汗如雨而終免于隕越仁兄曾向弟曰此等光景吾輩當終身共之迄今猶怳然耳目間也弟書至此仁兄覽至此當爲喟然發一深慨矣貴邑饒行翁老師乃弟生平第一知巳昨其世兄以地下之文見委因冗次未就然不敢不竭其手腕以當千里磨鏡之誼幸爲致意李媿翁前輩其身後家門若何此老亦嘗破格遇弟弟不敢忘也揮汗作書胸懷都盡然非仁兄不敢罄此言悶之悶之

李太史印渚

弟與貴同年諸老雖推渭陽之愛忘形投分誼均譜籍而促膝披心肝膽交輸如閣下者未見其偶也自皇華旣出同志寂寥漸與伏莽之戎復遇窺關之虜　朝堂鼎沸時事瀾翻閣下與慕垣兄雖棲遲故園能無痗心而疾首乎今狡夷暫退轉眄秋高正未可知而其不退者且爲負嵎爲憑墉狺狺乎擇人而食家舅感憤一疏正如螳臂當車然搏浪之椎未效而此身先從赤松矣弟亦將踵其後　聖明在上天下事或有可爲須仗閣下同慕垣兄後先入都不特爲世道撑持抑且爲老師弭護若弟之心力則已殫矣言之紆惋非楮墨所能盡別後知有遺衽之感達人瀟觀宜以蒙莊爲法毋效奉倩于邑也臨楮感懷語無倫次幷望悶之

南總憲陳中湛

前辱翰教乃來人竟不索報而去迄今歉然奴
酋蹂躪郊圻此軍國之憂亦卿士大夫之辱而
有一種人借此以爲掃除之地遂令長安時事
等於滄桑迄今正未知稅駕也家舅慷慨發難
而耽耽者將移怒於不肖然不肖亦坦腹當之
何屑與較惟是乞差不得乞歸不可敗絮棘叢
深用爲苦耳貴邑相君時時口翁臺不置亦若
有意而未伸者聊以奉聞百凡珎重晤廷尉公
幸致意

南尚寶徐泰液

累年契濶昨歲匆匆蹔晤忽爾言別實未盡縷
懷萬分之一也一番虜警而長安棋局又見滄
桑之漸幸　聖明懸空鑑以照萬形有綜覈而
無偏着狂瀾迅湍惟藉此爲堤址耳家舅以抗
疏亟行弟乃求歸不得匏繫此中不啻觸藩之
苦台翁必能想見其崖畧也至若台翁表正留

垣王持公議此海内所共知而弟謬托臭味尤
肝膽洞悉者久滯周南若在它人則積薪之嘆
久矣於此益徵悟品不言成蹊未可望之當事
如弟徒有緇衣之好而心長喙短又恐以野干
之鳴反累明德惟一二相信者或可密密商之
幷請教於許荆老或得當以報也揮汗草復幷
謝注存外家報乞付小兒寓中至感

張異度業師

入夏來久不奉劄記申候吾師非徒以享冗筆
懶實以長安中外寇甫退内釁滋生鴟張虎踞
者必欲一反近日之事而先以芟除善類爲主
凡大老與言路崢嶸旗鼓而小人因事中之者
十常四五其未及於禍者日夜爲退藏計矣不
自前歲冬間入都見攷卜搆釁玄黄競起即
有乞身之志故去春即討封差因講筵星住今
春以册立討御書差議定矣以改中官而罷嗣

後日日言差而政府日日挽留其所以挽留者
當欲以北闈相屬弁叙勞陞轉亦斬而不與然
既與大宗伯有成言恐政府不能奪也奈家舅
感憤時事抗疏論冢宰大悌　帝衷處於不得
不去之勢而別無去法遂輟吾封差以授之去
者得矣如居者何且渭陽親暱其端已見羣目
眈眈第無隙可乘耳奈何以身履危地乎而欲
脫則以首資坐定欲去則以講筵不得請告此

不肖日來惡況雖寢食靡寧者也其急欲告之
吾師者呂繹軒之下石周蔡兄天下共知之前
年携子佩入都瀝血訟冤而尚不欲直斥其名
雖朋友之仇而猶稍存厚道是時内察伊邇有
過吾寓索其單欵者不肖直斥之曰伐國不問
仁人吾所以惡呂祗爲蔡兄一事不然吾與之
薄有交即不弔喪吾視之甚淡無深恨也公等
爲耳目之官而反借耳目於閑曹耶此言曾以

告吾師不知曾使聞之否其藩鄙竣事有頌瑞數語在家中時即從邸報見之吾師亦必見過已而此君刻疏稿送人即削去想欲滅其醜耳逆案一事定於倉卒除政府冢宰司寇三四公而外其預聞者或自有臺省要人而非閑局可知也前見呂辨頌瑞疏抵賴甚堅後藉遍神之力所謂紅本科抄者或先事削去或密行轉換俱不得而知但不肖從來處心恕而持論寬即以藻兄故深恨其挑激之險而丁卯戊辰間亦時有名刺往來其得罪清議者不妨與天下共揭之然寸心自盟不欲盡傷雅道且有明攻而無暗中此吾輩所以質鬼神者也此君似在雲霧中或妄有揣摩逆案似可搖動而　聖意甚堅尚在可翻不可翻之間近日求翻案者呂爲首故家舅直攻之羣小亦從此消沮此君號諳於事者不知還宜樹敵否息機以待庶幾可望

異日之瀕雪此時嘵嘵恐無濟也此須吾師托人一點破之所全者大彼若再逞機鋒而家舅已去不肖勢不得不應以　聖明在上刻印銷印未必易於反掌惟彼自思之急郵奉聞庶爲此事若葛藤再起弁蘂兄地下之目不瞑矣建祠事當慫恿荆溪但恐撫公亦五日京兆也聞郡中童生案尚未發得無延至塲後耶二哥弁令孫必有歌采芹者亦吾師岑寂中之一慰不肖此時行藏尚未定因日日作歸計也若八月後仍留此更爲吾師商出處緒言萬種晤家舅當悉之

李學院玉完

累承箋教字字肝鬲略使君部民之分敦千里同心之雅如老公祖者幾人緬懷知已莫思所報不獨以兒曹之辱收感屋烏而酬環雀也老公祖之董學政品藻則宛若冰壺持衡而儼同

玉尺每聞遙邇交誦豈特士類嚮風至於積卷
如山目無停注腕無停批而地方迫於漕務不
能仰體拮据之煩致緩急不以其時老公祖此
番勤瘁不特視它省倍勞卽視敝鄉之往時亦
倍勞矣塲事竣想當有不次超擢不肖因棘闈
之役詿籍不見一客事後當質之主者頌服感
戴敝鄉有同心況深資偉望在臺班尤忝然魯
靈光乎別諭敬銘之於心矣

吳鹽臺育萬

側聞老公祖下車以後吳越之間德被春溫法
行冰洌至於通商利民之政自南而徂北者盈
盈載耳也方今帑藏旣罄閭閻如洗自然之利
惟在煮海而壅滯日久公私俱困老公祖苦心
融通嘉意鼓舞惟饒賈有汎舟之繼庶大農無
仰屋之嗟此是國家第一勞臣不徒以攬轡埋
輪爲丰猷也叨庇宇下抃慰之私匪言可罄

曹撫臺薇垣

每捧雲箋胸懷披瀝古人傾葢論心已屬千古知已安得有謦咳未承僅從赫蹏間神情來逆而枌梓之計事事籌諮藒莞之陳言言采納者乎荷層霄之俯照感滄海之納流此時徑寸之莖借蔭于美樾它年同心之臭托契於歲寒是不肖所深期想亦老公祖所鑒許也周忠介公人倫冠冕不特敝鄉士民之所傾戴抑且海

賢者所共皈依雖榮哀之施業已畢備惟廟貌之典尚未舉行今上之未敢輕瀆　宸聰下之不妨俯從民望嚮與貴座師荆溪相公商之亦深以爲宜仰藉老公祖表章揚厲之公爲千百世立懦廉頑之助乞發憲檄速行該縣在老公祖稍爲鼓舞則諸當路共有捐輸乘陳父母在事旁工似易或事竣入告不費公帑專求祠額必廟堂之所樂成而　聖朝之所弗禁也妄托

知遇冒昧瀆陳至於叀言萬叠因邇來行李戒嚴不敢輕付郵筒百惟心炤

又

今歲漕事速竣皆老公祖苦心神力也　國家實受其福卽細民共蒙其休且往返迅速早得息肩更鼓舞稱快矣至於饋問空派運官眞漕政之大綱台諭字字畫然書生不知從橫然覽之洞若觀火承教弁謝

又

聖主敦久任之令留福曜於江南在敝鄉之人正惟恐其不爲周文襄王端毅也但久任者當沐異數不然今以傳舍而超遷乘者固不乏此在用人者留意耳不肖家鄉之事終宵輾轉更願告澤雉藩祇思之可笑秋間濫竽闈事謹以試錄請教至老公祖台委未酬因講幄而兼代言

日不暇給今歲暮小暇隨拮据奉上便郵布候不盡悃緺

又

不肖兒童時見敝鄉之漕糧皆以腐盡歸水次至首春掛颿行矣展轉因循與歲俱遲馴至夏秋之交而窮頑大戶及碩鼠之果其腹者尚不知倉糧爲何物此漕規之所以日壞積十數年而國家常少一年之儲蓄也賴老公祖一番整

頓漸還舊制勿論庚癸無虞從此三年九年有餘蓄矣其功當與鄧侯轉漕關中等韓滉輩何足道哉但遊船浪船之代運者如失其恒產蓬牖多飲泣聲不減琵琶江上俟其脫卸歸頓鼎諭郡邑厚拊恤之不肖家無半舸亦絕無借銜監牌如吳紳俗套但鄉人來者頗有以爲言恃老公祖格外知契聊僭及之耳虜已出口而秋高可虞綢繆方始昨聞欲以中樞片牘借重樽

俎者未知江南磬磬黃口能長依慈廕否也率
爾奉報不盡別緒

楊制臺修齡

當老公祖董鹺政按部敝鄉時不肖猶滯公車
側注了鳥晉謁於雀舫中老公祖頗加慰存相
去十六年而昨歲於京邸得一奉台光感悵疇
昔怳如夢寐惟是寰宇多故在朝在野動稱乏
材而能以浴日補天之手運乘風破浪之奇如
老公祖者恐未可屈第二指至於局度淵澄胸
懷廓落以之提挈衆流苞舉羣象又　清朝師
濟之表帥也膚功既奏烽燧敉寧雖流賊爲梗
亦自秦而晉矣袞衣來歸計期不遠在外而外
熙在內而內恬非博大光明仰合於
聖天子無偏無陂之極者不足以持世於老公祖
厚望焉　制詞見委因甫竣棘闈塵冗坌集惟
老公祖一篇稍紓胸臆而抽揚世媺殊未盡也

亮之亮之

魏中丞元白

自翁兄出都門長安中滄桑陵谷不知幾變矣目下似有持平之漸然非眞正虛公之君子提衡其間則倚伏之埶亦未必盡消也翁兄高牙大纛控制全楚不特江漢之鎖鑰亦爲寰區之砥柱海內同志皆賴以生色正需保釐績著袞舄還朝奈何遽萌遂初之念無論　聖明睠顧南服不肯捨一　重臣亦豈吾輩所望耶可進可退此於優閑散吏偏宜如弟乃眞欲乞身矣每見典銓者時以持平自矢銓政頗可觀想亦無樂於修郤翁兄只以無心待之不必於太清中自着黑子蔡孝來久欲至楚中一叩交戟而留滯都門不能遠來旅邸蕭瑟殊可念也內典書本刻行者在檇李則楞嚴寺吳門則慧慶寺流通甚久有畫一之價第遣一人往可滿載歸也

兩承手教坐病冗不及亟答而尊役亦不見亟
索濶疎之罪知已必亮之而弟抱歉殊甚茲見
大疏至弟頗以請告之舉爲不必特覓來役削
牘奉聞至翁兄有屬吏寶慶李守乃弟髫齔交
不特同籍長沙史令則鄉同年最厚者東安林
令曾分教敝邑有通家之好此三君者皆敦朴
愷悌古君子也史令曾向翁兄面陳之總託於
萬間之庇不敢不以聞然出自弟緇衣一念三

君絕不知也又聞麻城有一事侮長公之說爲
長其意亦主於調劑得平非偏勝也長公當世
賢者寂莫中自當慰藉之偶有所聞輒捃摭以
告主臣主臣

熊中丞心開

不肖十年前在都門因東西孔亟羽檄交馳每
遇有心人輒叩以濟世豪傑多爲台翁屈第一
指不肖藏之胸中久矣此番被　命還朝不特

薦食未寧轉厭豺狼之毒而揭竿繼起嘯聚于
鯨鯢之宮當軸者與持議者左右顧而罔知所
措爭願得古之偉人如吉甫方召其人者以一
隅之事付之庶得以紓
聖天子南顧之憂然任大事者無近效遑遑日計
不足歲計有餘至悠悠之口則成心我見愛憎
橫塞者不足憑而意念虛聞見毀者卽一兩言
可爲萬口公評亦爲千秋定案今台翁戡亂之

功幾於垂成而謠諑之言亦猬舌無所庸矣但
外而强胡如奴揷內而亂氓如秦晉其病幾於
不可療而羣醫滿堂聚族而謀且旅進旅退而
罕奏刀圭之效者若使海波不揚八閩之人得
高枕而臥恐　當宁之所借重者正有在也從
來爲名臣者必爲勞臣然使人人知其勞而愛
護之任其力之所能爲而毋以文法議論牽掣
之撓亂之則匪躬蹇蹇亦何所愛今之難難在

此耳姚崑老乃不肖同館中肝膽暴弟也與崑
老談輒嘆服台翁然始而勰勰過計今則爲加
額稱慶而總之以旁觀之清酌輿論之公絕不
從台翁毀譽起見也至如顏同蘭給諫可謂台
翁眞知已矣半面未通片函盡倒不肖之爲人
迂癡鹵莽略見於此或台翁不鄙而飜以此見
收未可知也嗣有便郵另圖布悃

韓老師象翁

楊子來雖不接老師片楮而午橋莊畔醉白堂
中葛巾野服逍遙容與已從楊子畧聞其槩矣
惟是老師去國之時虜騎尚未奔竄都城尚未
解嚴憂天報主有念未酬固知羙牆窘寐環繞
闕庭雖迹共雲霞而心懸日月猶未覺魚鳥之
可親鷺鷗之堪狎也至烽烟乍熄則風浪旋生
眈眈者非一目猖猖者非一口無非欲援罪督
之新題配逆瑞之舊案從橫羅織彀阱良深賴

皇上聖神絕無批根摘蔓之意而老師憂國奉公之純衷與推賢讓能之雅量鑒在帝心洞於觀火酌羣囂以成獨斷有嚴譴而無旁侵折辱者所以震聳人心而優禮者終於眷懷舊德大聖人作用豈喙張者所能移而挺身護持殫心消弭則陽羨之功亦不可誣華亭抵京一疏頗貽議于識者或有人主之亦未可知一遇死生利害便周章瞀亂如此甚矣人之難言也若不自七八月以迄於今真是心膺交瘁食息靡寧至昨宵聞此局已竣始夜臥帖席耳雖不敢自擬古人賣身以報知已然業已淹留在此而於世道毫無補救心甚媿之此中同志者所共知不獨楊子也

孫樞輔愷翁

長安中無益寒暄不敢與赤白之囊絡繹道上而寸衷耿耿無時不低回左右也比來烽烟稍

息孰非鏁鑰之功第恐籌邊樓上所蒿目痗懷者不獨虜騎之從橫而已昔韓稚圭范希文久滯關隴不得息肩此猶柄用以前若裴晉公討賊成功則朝天有日何古今之不類卽　先朝所以遇楊文襄者亦不若是也豈三冬戒嚴猶戒心於昨歲必藉勳名位望爲當代第一人者鎮壓之始紓　主上東顧耶不肖自春間虜退後無日不作歸計而敗絮棘叢苦不得脫近者承乏棘闈良非獲已乃敗鐵網不得珊瑚致世丈輩有遺珠之嘆過眼空迷日五色子瞻以此自恨乃實有未嘗過眼者眞所謂寶山空手也試錄文多出拙匠手輒以呈覽倘有便遽幸賜德音榆關早寒惟添裘自重臨楮惘然

李中堂建霞

以不肖某之謭劣夙承閣下破格睠注溫言青盼種種踰涯濫厠講幃提携倍切自閣下暫

謝黃扉褒裒綠野使不肖悵惘靡依不啻嬰孩之奪怙也　帝念名德蒲輪不遠社稷之身尚當光輔大業載展新猷雖有君實獨樂之園難忘希文先憂之志計閣下自期者有在非承學所敢飾諛敬因趙世兄之便聊附候私弁謝惠教明經趙君名列前茅然推轂者尚有人非敢謂青萍之末而助扶搖也弁此布復臨楮瞻戀

王夏翁老師

處都門不二年而載睹滄桑之象惟守鉛槧故局入則奉一編以事　主上出則瘦馬跲蹬投禰衡漫滅數刺輒閉門臥矣恨未能如桃源武陵間人課桑麻雞犬了不聞晉魏間事而猶作鉅鹿諸侯從壁上觀楚漢雄鬬雖勝負無關亦未免驚心騋鳧短影旁猜易生澤雉遊樊神王弗善自春夏以來久作歸計而逗留於此眞有大弗獲已耳比聞老師讀禮之餘强自

排抑扁舟三泖夷猶自適寄迹漁樵之伴靜觀
蠻觸之爭　聖主當陽仄席寤寐以一彼一此
之後而有眞中立眞名世起而應之非老師其
誰不肖敬執券以俟矣太老師身後　恩典似
無成例可稽前輩皆爲茫然或少需之　龍光
錫隧鶴表蒙旌固有日也北闈試事辭之甚苦
以掄材盛典而又得步老師後塵邀榮多矣試
錄多出拙腕謹呈二冊

孫太僕六吉

憶甲子秋解后毘陵道中老公祖忘其相臨之
分促膝抵掌不覺移晷爾時逆瑞之禍方起彼
此同抱隱憂亡何而燎原滔天幾釀宗社之禍
幸　聖主當陽洪濛再闢乃一兩年間長安棋
局不啻滄桑微細委曲孔能歸當暢言之未敢
托之楮墨也老公祖正骨凌霄丹衷揭日素與
楊左諸君子有程嬰杵臼之盟昨歲滿擬還朝

仰借深心大力杜君子用壯之過絕世道觭勝之端奈斡旋未能而搏擊太勝致轉盻之間頓成隔世豈仁孝泉壤之痛關風會陸沉之機乎至祥琴將御禫醴可嘗願言促裝蚤膺新命此實朝野共爲懸懸不特忝附臭味者思託於美樾之蔭也昨歲過蒙不鄙以　制詞見屬鄙蕪之詞不足揄揚世懿而惠貺隆沃愈滋慙恧京塵鹿鹿久失裁候茲引能歸省之便率爾布謝耿耿痗懷爰告同志正不獨以寒暄寄訊也戔戔侑函憑楮神逞

趙侍御芝亭

每坐邸中緬懷知已想台翁萬里于役之苦輒爲低眉驄車所至山岳震搖天南一方藉此仰

聖天子之威靈使百蠻慴服功最高然賢勞亦倍至矣黔中未息兵不免倚助于滇安得銅柱底定以國家全力耑用之於撻奴耶此尤台翁之

所痗懷也弟思歸不得鹿鹿久此殊無好懷裏言百疊未敢抒之子墨

李學憲世臣

年翁於舉業中眞射蝨屠龍手也當弟應公車時日置尊稿一編於座右然亦天下士所口口膾炙非私嗜也秉鐸名藩實爲雅稱乃知嚮者抑年兄不居津要正造物者欲以此畢文人之技且惠此一方使以汗血而就孫陽之箠策耳大河以北東省最爲人文藪窟得年翁提唱知將來丕丕振振籠罩海內矣

申憲副青門

台翁以沆瀣琳琅之品而膺藩宣岳牧之寄位非不尊然如邯鄲才人不調絃炙管而親五飰羃酒漿雖不至厮養卒婦亦覺狼籍春風矣然從來擅才華挾門第高自矜貴者迷迷厭棄吏治聞台翁於錢穀訊諜俱精心殫力鉅細畢張

濟上諸侯倚爲長城將來入麗入細何所不辦
客自齊來者頌不容口而完傃兄述之尤娓娓
弟輒爲心折也弟在此雖濫厠　講幃而
天子神聖高出羣臣之上沃心牖聰毫無寸補循
省自慙每欲辭靡鳳之簻而尋鷗鷺之盟至於
登日觀望滄海亦是人生一事且遇此賢主人
夢寐間時作此想奈絮衣纏棘不能自脫聞台
翁欲以齎捧入都當沽燕市酒共紓契濶耳

又

向承遠訊未見索報而啓事已登計台翁久辭
東省矣古人宦轍所到與佳山水有緣者必其
夙生從丘壑中來台翁領牧東方與青帝相雄
峙日觀峰頭定有綵毫輝映八閩尤僊靈窟宅
世有談武夷九曲及嘬鮮荔枝而不津津涎流
及踵者耶若弟生平脚板惟往來燕吳耳魚遊
沼底蟲處襌中烏知江海之寬天地之大近乞

一剪桐之差欲往來江右庶一望香爐瀑布偶因家舅處不得不去之勢遂擁節而行匏繫此中以日爲歲偶念台翁碧油翠幰之樂捉筆相報聊復及之不自覺其迂蔓也

陳學憲雲怡

一時秉鐸持衡稱名學使者風聲相接而確秉虛公毫無假狥則惟年翁一人不特江右士大夫交口稱頌而輦轂之下嘖嘖同聲公道在人誰敢以私意柴柵其中也至江右之士好爲奇僻奧衍而題脉文情迷迷相離而不覺得年翁一番陶鑄又蒸蒸丕變矣陳大士渥洼神驥終歸天廐乃知伯樂所汰皆奔踶泛駕之才耳寧使汗血長鳴櫪下哉弟爲交知所迫勉走數行聞年翁藻鑑之公彌增嘆服別諭更仞緇衣之好試錄一冊呈教

張綿竹之珎

不肖雖迂疎無似而於同譜之誼刻刻在心雖浮沉聚散踪跡難定而願以一時之天合保百年之歲寒故因壬戌身任會事三致意焉今十年所矣年翁出宰花封聲實懋著數千里外猶不忘舊弟之好卽此一端仰見敦篤古誼可勝嘆服諸容嗣布

南臺任文升

門相聚握手論心非有臭味之雅潛通寤寐

聖主廓然虛公又屹然鎮定惟是烽烟鼙鼓而桑土難周太平未致徒勞宵旰此則臣子之過耳不肖弟欲歸不得浮沉於此殊爲慙負勉膺試事雖得人不迨南都亦不至盡收魚目試錄多出拙腕寄上請教晤朱我翁公祖幷爲致意

黎水部左嚴

文章臭味嘿嘿遂來者十年於茲矣長安把晤
如逢故人不自覺其洽曬也至於景行名德攀
附先詰又於　制詞中稍發抒之不知有當於
尊旨否武林一年飽收六橋三竺烟雨鶯花之
勝錦囊所貯定有光怪陸離遠近文人眄望久
矣何日還朝亟欲從巒林石畔索西子小照幸
蚤付剞劂毋令傳寫紙貴試錄一册呈覽

朱水部心在

叨在枌榆之盟兼附臭味之雅而班荆有志縮
地無從春樹暮雲徒勞夢寐台翁雖職在通商
兼之佐國唱籌榷估形神爲勞但以庾公南樓
之勝地適當水部官閣之清才不特嘯咏無妨
抑且聲華蔚起今日冰壺孤映宅年玉鏡高懸
企予望之非敢諛也拜命之辱率爾布聞臨楮
神往

同年周若臨

一別十三年長安中滄桑陵谷不知幾換而年
兄高臥雲霞幾有入林不返之意凡有識者皆
以此爲年兄訝而笑弟以爲局外旁觀靜中着眼
眞天下有心人未可以肥遁目之也流傳紛紛
謂年兄以寇窓未定欲卜吉壤以安先塋今寇
窓定矣又謂蘭玉未滋願專精神以蕃似續今
蘭玉滋矣　聖明在上時事可爲吾儕各乘願
力而來者奈何稍結書生之局便擬君平棄世

乎幸於支願嘯咏之暇一味鄙言若弟則鹿鹿
塵勞了無寸補今天正有掉臂長往之志非敢以
敗絮棘荒之身爲年兄勸駕也夙荷肝鬲之愛
直以出處相商不復叙及寒暄

門生劉進

暗中摸索喜得國寶爲畿輔冠冕正可藉手以
仰答薪樵之典發榜後亟欲一睹眉宇遲遲不
至切以爲疑有傳言遘大慼者猶徬徨未信得

來問果然至於家難憔毒更在常理之外旁人見之殊爲酸楚況足下以終天之恨而兼立庭之痛者其含荼灑血又當何如也賴一鳴驚人九原生色顯揚光大之業從此發軔可勉增饘粥愛其身以有待哀毀稍定幸策蹇入都使吾輩稍慰渴饑弁足下亦畧抒寃抑須在長至以前萬無濡滯且預爲足下覓一館地可從容下榻也試錄二册寄覽書不盡言

卷十九終

目次

書牘

成中堂尅宇　又

李司空夢白　呂司農豫石

陳總憲中湛　李侍御緝敬

曹撫臺薇垣　又

王制臺峨雲　又

張督府象風　吳中丞行可
練中丞任鴻　耿中丞育我
張中丞輔吾　又
陸中丞衷虛　楊制臺修齡
李總漕蘧孺　孫中丞火東
李侍御河津　張司空蓬玄
張憲副心巖　鍐方伯昭白
葉工部德園　門人岳抑生
聶漳州蘇門　張運使光奎
鄧醝院銘韋　青州張司李
周司李五溪　饒州朱司李
門人項聲國　門人陳天工
門人楊若橋　吳門諸上人
雪崖上人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二十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成中堂悊宇

自老先生謝黃扉歸綠野凡在善類悵慕無依而仆亡孤踪如不肖某者宛如失母嬰兒煢煢孤露又因鄉闈之役甫竣慕輯之賞僭加瞻顧褒裒不敢言去而澤雉遊樊羝羊正觸至耽耽

狺狺者多方思所以中之而靡隙可乘欲借武
生發難其意甚微其機甚毒雖
聖王優容不加譴讓而葛藤未了猶懷悚惕日者
講幄頻開　琅函時展雖儒臣有媿於啓沃
而　聖學自底於緝熙此太平盛事有道休徵
想老先生所樂聞也至若霧霽漸掃清明載睹
無問朝野莫不加額社稷之慶豈獨紳裾恨筆
墨間未能繪述耳遠辱垂念寵錫優渥登拜之
餘聊用薄縑爲報時序漸暄百惟珍攝

又

每侍函丈不特肝膈交輸抑且芹曝畢獻固以
春風之下能令天喬百卉鼓舞紛披亦緣寸心
仰止十載皈依不敢以世路之周旋後進之格
套自外於當代名世而閣下亦恕其疎莽曲賜
奬提如良嗣獲僑聆之譽李泌蒙燕許之知國
士相期敢忘圖報　聖神御極調燮資人若欲

光贊中興固當相需久道而烽煙甫靜鼎鉉先
移在國事失其長城於世道憑何砥柱至於不
肖情同維谷勢類觸藩久留恐橫目之難容欲
歸則　明旨之方餧躅躅躑徬徨以日爲歲耿耿
痗懷或知已必能與憐耳所可幸者

皇上於精嚴之中默留寬大操縱之內屹有主持
而當軸者仰承　主德近守前規每懷共事之
歎不負同心之誼此則社稷蒼生之幸不特朝

野善類之福耳　制詞草就稍有所避忌不敢
盡吐胸懷至於慶源世嫩稍爲揚厲一班矣試
錄呈覽幸不爲人所揶揄亦奉老先生之教也
因風布候無任瞻迴

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簡册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間事而於
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厭嚼之第
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

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之蠹也欲從而蹋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不肖行爲善藏之蠹矣弁墨兵之瀆亦不欲爲蜉蝣俟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而爲春融即蜎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作中散之書也日來正在乞身故以肺腑之言爲知已告令弟得三輔之地近水樓臺聲價易起可

慰遠懷不一

南少司農呂豫石

内臣出鎮一事以　聖明之世而與亂朝同轍此人人所宜言亦人人所能言迺自臺省諸疏外政地拱手羣卿結舌鬚眉冠紳闇然無色賴台翁一疏稍喚醒聾啞從來大僚公舉皆南應北此番獨北應南亦變格也　文華召對　上言大小臣工實心任事則撤回不難如此申明

者再而冢卿以下嘿不出一語至承　旨之禮亦以囁嚅廢重煩詰問有　君無臣之嘆自史冊來未有如今日者使台翁而在決不令人短氣至此大凌之圍非解也祖帥釋虜虜遣之來作說客耳將來懲噎廢食更無人敢言收拾河西矣但虜意詭詭求欵不遂必空巢而來我之兵愈少粮愈匱封疆愈蹙種種有所不忍言流寇猖獗將盡中原爲戰場　上雖以三尺法繩

償事者圖儆惕將來然亦有事未償而先被禍如謝饒石孫子喬之類不堪以使過策厲乎宇宙雖大邊材幾人處乏材之勢而更無憐才之心難以濟矣首揆事事失人心遂至於潰敗而不可復救然此公去而現在未來更賛商量悠悠世道不知所終同志所企望者莫如嘉禾然人孤而地遠恐未必發　明王之夢也弟於此途殊遼絕因有次第屈指者幾觸危機爲錢牧

齋之續賴稍自遜避得免耳俟此局稍竣即圖
乞身計尚與台翁把臂於雨花桃渡間亦未可
知然弟雖欲去而一片癡腸日夜望台翁之北
不然國是其何賴焉臨楮紆塞不盡縷縷

總憲陳中湛

聖明在宥化籥幾更雖坦蕩需時而煩囂漸熄
所藉爲衆正之綱維朝端之襟袖者惟老先生
是望伏望星馆首途以慰翹企若待金風戒爽
則已晚矣不肖思歸之客而日夜望台翁之來
祇爲有大君子主持於內則朝野皆寧謐耳質
言非諫伏惟慈炤

李侍御緝敬

彈指分袂倏踰半載台翁驄車所到秋霜春露
橫遊紛灑中州南北之衝即近日閭左宴恬而
東接齊魯西連秦晉潢池拂擾上厪　宸衷天
中一柱鎖鑰金湯種種振刷種種輯柔胥於巡

方是賴台翁滿懷生意仰符忠介以愷悌之心而精明運之正如慈母操箠威而不猛又如金剛努目菩薩低眉降伏慈悲體同用別兩河之氓賴以甦矣弟在此日久歸心孔亟日下正圖請告恐台翁還　朝之日又當問我於五湖烟水之間也家舅爲人所螫雖　帝鑒甚明而隱衷未塗今有此疏有此　旨則進退皆綽綽矣敝門人賀永城畢竟飽人毒手揆厥所自公論了然聞彼中峴首之思有加勿諼今朝端已有發抒之者矣惟翁加鞭彰念焉

曹撫臺薇垣

叠承台教遲遲奉荅因入春來觸事縈懷每滋懊悵其他不敢齒及若老公祖所謂首善循卓者畢竟爲含沙所中此事於賢父母無纖毫損但恐後之令吳者即欲翼蔽地方護持善類將以此爲戒所恃者猶幸有老公祖在奪呱呱之

乳哺而賴有大父母爲之卵翼此令伯之所以
依劉也岳令勇於興除而以一切之法繩之暴
公子太剛則折誠然自取然以極典置之當事
者母廼已甚耶長安棋局月化日遷想老公祖
於邸報中見其端倪若不肖則歸思久決無夕
而非故鄉之夢因昨冬濫叨一轉未敢言歸式
士之文何敢自附於文肅老公祖愛忘其陋崇
奬太過而近日功令每求多於主司倘從此得

賦歸耂其感戴 聖明更深也久任之 旨殊
慰公歸之戀雖棟極桓筧之寄屈指無兩而天
遣德曜久注一方亦爲國家根本財賦計豈獨
吳儂之福入春病咳累月茲又供事 講幃未
遑筆硯然台委久稽日負芒刺小暇卽脫稿郵
寄臨楮主臣

又

寰寓多故

聖天子寤寐興嘆企老公祖之來如望歲焉但神
符秘畧僇力在外發蹤在內昔馬端肅劉忠宣
經營盡瘁馳驅鞅掌而鞭長馬腹顧此不能及
彼迨正位銓樞八方底定此往事可彷也知
聖明必有以待之矣矯首前旌慰其饑渴敬伏
謁道左以竢台委已久因塵冗紛遷延迄今
近因雲禱公署乃得齋心以酬宿諾媿非中郎
之碑當陽之傳不能爲鉅公貞媛發幽光於泉
壤而隻腸枯管頗殫其愚實不敢草草塞白以
孤仁孝之懷具蔡呈教惟老公祖削而存之晤
對在邇有言未罄

兩廣制臺王梧雲

坐談頃遂定肝鬲樂莫樂
兮新相知竊自慶幸別來滄桑之變未可殫述
荷台翁破格之愛一步
正藉虛和博大如翁者以劑量其間庶畸重者
得其兩平而朝野可濟爲一家然東南半壁山

陬海澨種種蠢動非聲名德望如翁者不足以
填級而輯寧之若襄毅藤峽之勳文成思田之
績翁所饒爲而今非其時也惟葹苻息警嶺表
獲安即衮衣還朝之會計日望之率爾附報

又

向在都門深荷聆注促膝論心雖水乳鹹芥不
足喻其欵洽也台翁行後而以廓然四虛之見
苦心調劑者指不多屈今邊烽正熾而廟戰猶
酣天下事正不知所底止台翁坐鎮嶺嶠雖能
障千里之目定不能忘九廻之腸第恐四顧無
語轉滋紆結耳旌旃既臨威聲遐播海不揚波
爲日久矣惟山寇未盡買犢稍費區畫然鈐閣
指麾立談可定惟是凌河援兵既劒關隴流賊
方張邊徼中原俱非無事之地而使爲憲萬邦
者偏置之炎徼若欲踵韓襄毅王文成之後以
奏膚功恐小醜不足以膏斧鑕衮衣還朝未可

少待也識者俱有同心匪獨一人私祝

薊遼總督張象風

春間遠辱箋教深荷注存是時計典未竣功令方嚴掌大薄蹏不敢輕付郵筒也不肖身在閑局時事非所敢問至於疆圉重任無論國命攸關凡號王臣者身家安危繫焉今有沉疴久頓床笫者幸遇名醫投以刀劑漸見起色矣忽有疑其未效又舍和扁而求草澤在折肱者正利於弛擔而旁觀有識竊爲憨懷不肖輩識不逮人若論軍國之計不敢以旁觀自處也鬱鬱此衷付之浩嘆而已

豫撫吳行可

托在枌社之末傾附下風爲日久矣踪迹遼廓未遂生平今歲都門匆匆邂逅未及深領謦咳而宏襟偉度一見決之中州重地襟帶南北今四方處處多事而兩河晏然徙薪撤桑惟台翁

是賴若使閻左無哀鴻之呼萑苻盡買犢之衆
中原恬謐根本輩固則保障之功豈必標銅柱
而鎭玉關哉竊附鄉曲願分其餘輝焉

秦撫練任鴻

半月前聞三秦流寇猖獗關中薦紳在都門者
不勝桑梓之憂惶惶洶洶比日稍靜得來教爲
之奭然從來勦與撫非兩事如人身中有癥結
塊聚不一攻伐之病不得祛然此類皆氣血所
凝滯也攻太盡則氣血亦盡又須以調理孳養
佐之從來邊疆債事多起於勦撫之角立然夷
虜又與亂民異夷虜可殲亂民不可殲也如來
教正得古帝王殲渠魁赦協從之意而安插正
未易言無廬舍可居無田土可耕則牛順羊逆
只在反掌間是在老公祖與鹿友兄悉心圖之
而倚賴於良有司者爲尤急從古之軍車入境
指麾解散者皆郡縣事非將帥事也廉得其實

而時時以舉刺隨其後庶吏治有療民生亦有
瘳乎此代庖越俎之言亦塵飯塗羹之言也不
敢言借箸以佐噴飯則可耳時事漸有平和之
象然特其象耳未知真精神何如欲收天下之
精神而融化之以歸于職業其提掇轉移全在
秉國成者第正恐其修象不修意也第在此日
久不禁故山之念前乞身未得今圖再請且有
場屋葛藤未了或不待請而可去也荆溪之一
身所關甚重而此公之作用在虛實間即人情
亦在合離間過此以往更有未易言者徒付之
長嘆而已因恃在肺腑不覺傾吐太盡幸爲秘
之

寧夏巡撫耿育我

昨歲遠辱注存以　制詞見屬不肖爾時方拮
据程士之役授簡倣門人聊塞來命未知有當
尊意否千里遠托弗稱任使迄今怦怦春胸也

比聞名王洗幕絕塞銷烽鏁鑰金湯維翁是賴
使握符制閫盡如方召豈煩當宁拊髀之嘆哉
腹心重寄不在邊陲行可翹踵竢也茲有舍親
劉心城新補河西道此君在黔城枵腹死守竟
能保西南半壁以鞏金甌有公忠不貳心之風
今受事戟門上報國下報知已業以身許之矣
投袂辭家不暇耑人候　勅今其通家友王侍
御漩觀捐貲領到苦無可寄聞有貴役在京托
爲齎至倘已赴任幸即星馳寄之

大同巡撫張輔吾

十餘年來聞聲遙思等於饑渴都門相聚大快
生平雖剪燭啣盃未申良晤而促膝把臂必暢
紆懷今追憶之何止作數日惡也台翁爲憲萬
邦干城千里不特望繫朝野抑且簡在　聖明
鼎鍾大業正此其時今各塞自榆關而外實急
雲鎮三表五餌自是權宜之計惟戎索在手使

其弭耳皈命而後邊郵得以安枕然力薄氣銳
又有横挑之懼此老成者所勰勰郤顧也因時
相機見於奏對數語者天驕在掌握矣辱在知
已敬濡墨以賦平淮之雅率爾奉報尚圖嗣陳

又

台翁以三十年深資宿望爲海内名賢襟袖始
得仗鉞而出又在有事之地非緩帶輕裘優游
鈐閣者比也而微詞冷語復齮齕及之見大疏
其氣甚揚不作嘍嘖取容甚爲嘆服以　聖主
所爲敷奏而簡在者豈片言所能撼第觀軍容
使復出而操綜覈之權折攝互用即大君子自
有妙運然處此亦甚不易而插虜之帖耳與否
祇視我之縻縼爲衡順武備久弛金錢不繼弟
寒心儲戎器戒不虞知無事切嘱矣遠承芳訊
聊輸肝鬲之一二

南贛巡撫陸粟虛

胥江虞麓相去不百里不肖自諸生時往來于虞邑甚稔無論儕輩卽鄉之先達遝遝得摳衣聆誨獨台翁咫尺龍門尚屬修阻東門茹蘆矯首輿嘆今春於首揆座上解后片晌尚擬促膝留連以展積抱乃台翁已仗鉞而西矣虔鎮正崔苻之藪王伯安平浰頭諸賊芳規具在況台翁文武爲憲遠近所推掃蕩芟夷可計日而定

王晉溪所謂伯安在何憂正今日之謂也代言之役不肖已卸擔尊教遠來貴役又徬徨無所之乃屬之敝門生閔中畏以荅來命新銜旣稍有待而左轄業已受封不獲已乃酌于再授三授之間以徼 綸綍且爲他日 三錫之兆其實六七不同封一官疊承亦創格也因來教有或新或舊總得頒給之說故以權宜從事耳惟鑒原之不盡

三邊制臺楊修齡

久不得親覿台範而心旌遥注常在交戟之下
也在都門與水心令弟亦托在臭味試事葛藤
又屬夔蚿相憐而經月不得一面塵陌中可笑
如此況遠在數千里乎流寇狒猖不減驕虜潢
池赤子終未可一鼓而殲老公祖恩威並濟定
當扼其吭使帖耳不敢動至於狼心鴆眼亦須
以漸而馴之從來喧呶議論能弛任事之膽如
老公祖赤膽貫日知不爲盈庭所慴也胡仁常
父母自湓敝邑時不肖已稔知之有千尋獨上
之骨餘而又有百鍊彌淬之才鋒貴鄉自劉念
劬而外便當屈指老公祖推轂至念出自虛公
不肖輩豈無緇衣之好乎迂徐以大其用想當
事者自有深意凌霜破雪亦正不必與蘭菊爭
時也

李總漕葵孺

憶當年老公祖開府江南不肖正在憂患中雖
不獲摳對台顏而十圍之蔭萬間之厦叨茆良
多嗣後沃聆清誨語必移時胸懷畢剖肝鬲交
輸若不肖之佩德銘感誦義表疾風之勁草識砥柱
於狂瀾者畧見之祖道小序中入都後往往以
示人人亦以爲知言至於三歲轉輸舳艫蜚輓
將四五十年之漕規一朝頓復　聖朝綜覈精
嚴而　詔書往往申飭壁其仰副功令者惟轉漕

一事耳彈心拮据伊誰之力勞苦功高猶稽上
賞恐無以爲任事之勸不肖時與象岡兄揾抗
三嘆恨閒冷之人輕於墜葉不能爲公道振揚
然偉伐久著輿論難淆玄圭用錫赤烏還朝總
計日而待也遠辱注存率爾裁報尚圖嗣候以
展縷悰

孫中丞火東

都門與年兄言別輩感相向皆以東事爲憂爾

時年兄先見之識不在中樞下然年兄終不自
表其識而獨於虜騎闌入榆關震動之時以一
身屹然爲之捍蔽使外閫者與内訌者不能合
而爲一而保此寧遠一堰土爲山海之籬落伊
誰功也秉鉞建牙在朝廷以爲破格而施之
年兄未爲醲賞至於舟師海道本於三方布置
之說談之十餘年未見成績抑用之非其功而
留此一着以待年兄耶書生固陋不解用兵事
然年兄亦往往欲撤海上兵豈樓船下瀨固不
如輕騎長驅乎種種情形便中或一示之弟每
與玄翁太老師談未嘗不服年兄謀國之善許
國之忠猶恐呼吸之不靈與臂指之不相爲用
也然此虜未滅則息肩似未可期海氣侵人加
李自愛

李侍御河津

都門一別兩易星霜不意繡衣改爲苴絰無論

三晉河山瞻望丰儀者爲黯然無色而都門同志以不得覩飛霜之簡聞破柱之威共切悵望不獨鄙私惟是一兩年間凡矯矯自持者頗見芟除而台翁轉因苫凷無蹈風波則凡護持大君子以收正色立朝之功者洵在天不在人也側聞禫琴將御便可攬轡還　朝剝復貞勝之關端藉主持秋冬之際企望旌旛但不肖久歷荆榛殊深拂衣之志把臂論心正未可必耳令兄之罹於吏議乃調停不蚤之故然亦有數存焉於人何尤惟新任之地亦有未易處者幸台翁剖晰與言恐令兄未悉也然不肖之有懷而不能盡即盡而無益於補救者非一端矣直道未泯殊爲悵悵墓文見委因緇塵勞擾久成夙諾賴尊伻守催且以齋宿無事得仰酬台命但自揣非中郎之筆不足爲太丘重也裏言萬疊臨風神溯

張蓬玄舊司空　晤嗣後奉雩禱之　旨

台翁辭福堂僅匆匆一晤談而別而騶從發矣滿
晝夜宿署中要擬一暢然岐路風塵幸逢知已
懷紆結未知何日可抒然經世出世丈
無論險夷聚散總是靈山一會若願力未酬終
當左提右挈報效明時卽不然而抱殫必欲於糞壤中作
夫餘地正寬豈如蜣螂抱殫必欲於糞壤中作
活計也潼關秦晉之交或尚有一二同志可伴
寂寥然　霆威旣霽　旭照方開不特可壽猶
鶴之盟還須復入麟凰之囿耳加飡珍重順時
自攝別諭纂修事雖稍有更置卽當攷其年月
一一分致無負尊委

張憲副心巖

憶當年遼陽旣破人心恇擾弟輩白面書生心
同杞溱思得人焉稍寬拊髀之憂見台翁赤心
白意卓識宏襟與一二相知屈指嘆服以爲鏁

鑰金湯此其選矣豈意天未悔禍經撫戈尋再喪遼西迄今未振而台翁調劑之苦心撑持之死力公論在人何可掩也十餘年來在邊在廷滄桑萬變而國事愈棘人材愈難使矯矯虎臣日與猿鶴爲侶每竊痛之今風霆忽至潛虬奮蜚豈特西靖氏羌尚望東茭狡虜輿情所爲推轂恐後想台翁亦爲枕戈未忘者也然關西一帶非無事之地其寧之弱虜雖不若延綏之流寇而徙薪撤桑圖難於易總未可玩忽也遠承芳訊更布蒭言

漕儲道錢昭自

屈指此時漕艘鱗次通灣台駕必以董運過此但恐縈廻雅念躊躇未敢而華箋厚貺同時駢集使弟感恧無地台翁昔年餽運津門此時又轉輸河上國家大計前後一身肩之然喘以此

等事殫勞臣之力猶藝驊騮於鹽車耳材猷膽
識如台翁幾人　當宁肯盡其用則戊巳之尉
可以不設豈獨塞庾癸之呼也弟皈心有日匪
敢以謾語相慰藉令兄老先生留滯周南自爲
計得矣其如蒼生何百千紆懣非楮頡可吐抵
掌何時令人搔首拜賜無以爲報亮之亮之

葉工部德園

累荷芳訊深感注存從來楚蜀之木集於荆關
而今土司蠢動之後豈特取材者不免膽寒弁
浮桴者亦虞道梗來教恐歲額之不登是亦長
慮但以台翁節惠之政估客謳唫與欸乃棹歌
相爲嚮荅行旅出塗不踤自集至採銅鼓鑄又
屬餘緒聚米唱籌非此不足以別利器弟固知
台翁辦此有餘也既辱垂注敢率臆以對

門人岳抑生

昨歲南中有便役歸僕恐門下不在南都寄書

浮沉故不敢漫寄已而小兒從南來言門下盼
聆一書不得殊以爲訝僕又恨其不早寄且略
述此中人情之險使閉門下蚤爲計也調部一事
非練任老之力不及此任老入都逢人說項渠
尚能得之當事者更欲借重邊道第少待俸及
而毘陵之在當陸競起而揶揄狺狺之聲秋冬
間已入吾耳青門相公至有爲匹夫匹婦復讐
之語騰播長安僕固知其不免然猶托陽羨相

公托本兵托副院托同鄉之協理河南道諸公
皆雅重門下材品意謂其稍可恃且僕在都門
孤子危疑處於橫目注射之地昨歲家舅抗疏
移恨及我苟非深相信之人誰可控語多一言
便爲門下多一罪案啞子苦瓜墨墨自知而已
比計事竣竟處門下以極重之典僕亦無處爲
門下鳴不平之概第偶一告人曰岳武進未必
酷而以酷處之者斯其人眞酷矣吾輩自有生

平千古自有是非白衣蒼狗徒足供識者之一笑卽一頂進賢冠原非與生俱生之物有不加重無不加輕門下胸中有奇筆底能道吟咏著作儘足不朽山巔水涯芒鞵竹杖自有樂地豈必於風波勢利之塲覓生涯而作活計聞門下昔年得廷評之報洒然自適無幾微見於顏面此時情事寧以腐鼠介懷且達人曠觀三褫與三旌等無差別只是吾輩入世一番現宰官身欲於世間作大饒益而經濟之事百無一酬稍爲可恨卽如門下丈田眞百世利而不得竟其局亦是心中一件未完然吾輩作事自有機緣卽衆生之受福亦自有機緣時節因緣未到佛菩薩無如之何孔子一生周流畢竟齎志以歿所謂道之將廢命也於伯寮輩何預哉若僕所最恨者

皇上加意吏治肅清計典而今歲之事種種怪異

僕不暇它引即如吳縣陳父母永城賀公調孰非鄉紳之造謗當事之信讒自今以往凡爲長令者惟有囁息斂手惟鄉先生之意是信是行而已豺喙日熾虎翼月張如民命何如國脈何可爲痛哭流涕者在此而不在彼處之人也僕浮沉此中如日在棘林靳等以急急脫離爲快故園之夢無日無之春夏之交斷作歸計門下倘從邸報中知僕得請而去須勉進一巵爲我遙賀便當買一小艇訪我於烟霞雲水之間吳中勝事在中秋及正二月梅花爛漫之時須乘此際訪我爲累月盤桓典到各裹糧爲汗漫遊東入台蕩南至武夷而返視長安相聚青衫瘦馬日蹴蹀軟紅塵聞一時事輒驚心動鬼夢寐猶不寧者所得孰多披覽至此當爲頓足起舞無疑也

漳州守聶蘇門

長干一別彈指三秋每憶相知不勝白露蒹葭
之嘆年兄分符名郡恩威所布海波不揚以拄
板支頤之暇看榕葉飽餐鮮荔枝何異絳節僊
官遊戲蓬島視弟輩碌碌軟紅塵時戒心於黑
風白浪者又如蓬島中下視苦海也貴治新孝
廉徐君明彬負異材凡制舉義及詩歌古文詞
皆從繡腸中流出散落紙上作五色采霞不但
弟見之心折即彼中名流如黃石齋太史輩皆
爲之遜席賢書見收主者方詫得驪龍頷珠而
橫遭按劒然此亦片時淹抑耳其聲價方嘩嘩
公卿間豈復局趨轅下也且其志行芳潔純孝
過人侍父病京邸中枕藉于藥裹厠牖間累月
不知疲今相携歸里方將鞬戶不出不欲蹴躃
郡齋而賢使君部中有此名士可不一問孝廉
舩乎緇衣授粲料有同心當不俟鄙言喋喋也
率爾奉布并申濶私北錄一册附呈

張運使光奎

台翁卓識勁骨出自門風不肖已稔知之更覩于魏元伯諸老讚嘆如一口雖未獲摳侍宛如促膝論心班荆道故矣敝友蔡孝來葢布衣中之錚錚佼佼者與台翁不過解后相遇而台翁待之如白水青松之盟此種高誼上薄雲霄悠悠岐路能復幾人此又不肖所爲低佪而心折也尊公老先生千秋偉望一代典刑不肖未遑藉以前便切景仰前者已畧布于左右今承尊委命弁其集名賢異代若以氣類見收台翁之惠我渥矣何當厚潤滋其感恧據臆搦管攄所欲言捃摭感慨便欲質諸君子于九原亦可謂不自揣惟台翁教之孝來在長安作倦遊客今復還齊魯想設醴下榻在高明無勩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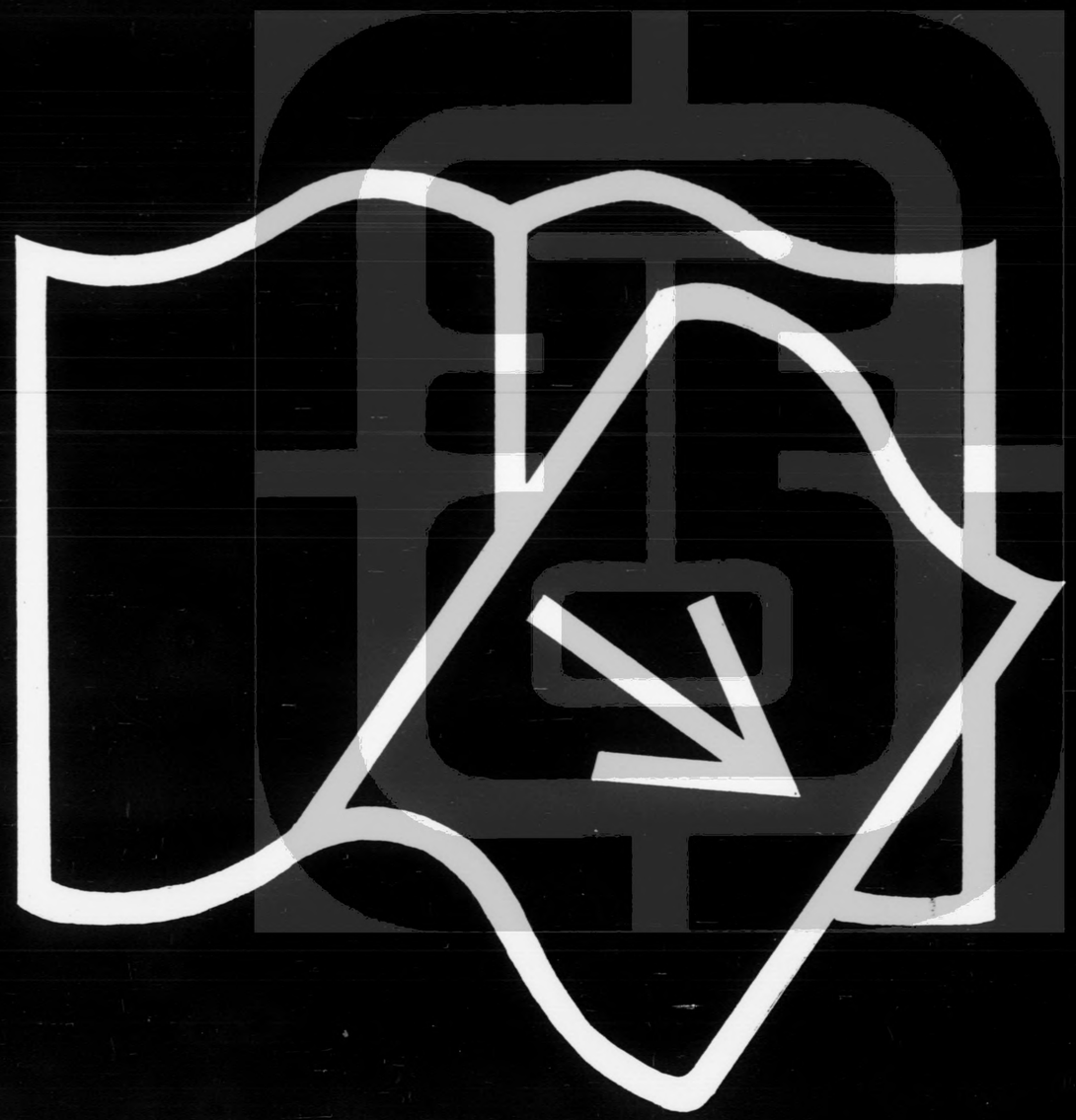
鄧鹽臺銘韋

聞驄車已入境矣狐鼠潛踪豺狼屏迹頌禱之

聲且盈盈達輦轂下大江南北帶水相望不肖輩寧不爲枌榆慶惟是國之利源實惟鹽筴今課不加浮商多稱厲而煑海之徒往往與萑苻之客相爲唱和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所以清其源而蕩其窟者匪徒仗繡斧之聲靈而且煩錦心之區晝夜肖輩且拭目以俟矣率爾裁報未盡悃衷

青州張司李

老年翁蓍仕方新聲華蔚起滿擬洊登津要爲同譜生色豈意遭逢不辰墜淵下石譬如三日新婦方抒玉腕以作羹湯解金彄而親井臼姑嫜憐之姒娣稱之無罪下堂人皆霣涕幸公道未泯滿長安中無不爲年翁痛惋者而此時呼吸霜露之勢亦與昨歲稍異年翁稍靜以需之睍見雪消自當有會今尚覺其早耳胥年兄歸先此密布并望秘之



原件短缺

周司李五溪

不肖於文章聲氣中嚮迸老公祖最久今歲從二三同人幸叨私淑正所謂落楮而烟雲布野發響而球琳震空至若襟期臭味又若有昌陽之嗜於不肖輩者天假之緣乃以敝郡司法借重爲它年槐棘地不肖聞之可勝雀躍是時正杜門請告不獲摳衣納屨仰承清誨而干旄頻遏促膝抵掌歡若生平嗣開藉後首先奉謁而與台丈同舟遇風今猶未知所稅駕賴清議難掩累累苛索旹無可指極之不過以文章爲言不足以引繩批根也聞竣局在邇房考即鐫級不妨以原官領事於將來升華陟膴總無礙也我躬不閱何暇芸人然直道在心即善於網羅者不能以一泥丸封吾口台丈可自慰毋用懸懸余兄尚欲一物色之先此布復

門人項聲國

足下聲價久播文壇當不佞爲諸生時已稔聞藉藉矣嗣後每從行卷中見新篇日燦羣彥共推私心雀躍不特爲百年慶裔喜見超宗而大阮風流實堪嗣武頌禱有之實不意鍼芥之相逢也何期尋尺珊瑚乃歸敗網榜中俊髦不乏而久在名下如君絕少暗中模索良用慶慰春風驥足自無留行驍將衝鋒誰爲堅壁足下自可握券而取之無俟僕也正當赴櫻桃之宴題

慈恩之塔而情懷季父誼敦猶子間關奔赴舍吉從凶揆之情禮斯爲允愜優游三年何事不辦既已擲去帖括別開蹊徑便須寄悰萬卷托契千秋毋負居諸勉圖著述至於國家多事動稱乏材仕版甫登仔肩難謝百凡濟時之學經世之書尤宜單思勤於達用若夫徼身以儉約爲先居家以醇謹爲貴深山蕭寺宜結芒屩之緣竿牘軒車毋作陽鱎之慕將來建豎盡在此

時願言珍重勿以爲迂固之談而吐棄之吾輩
相期正自不薄耳

門人陳天工

吾輩釋褐筮仕正展錯之始鬚眉有志藉此抒
吐人人以壯遊爲喜卽旁觀者亦代之喜獨足
下天南萬里跋涉于兵燹棘等中違潘岳板輿
之養而效王陽叱馭之勇良亦苦矣僕每念之
寢食交廢雖擁傳而行差免況瘁而崎嶇險阻
未知何日始達彼中土酋之事捷音屢奏或削
平可期而　天威震疊檻車相屬使人不寒而
慄知與貴治遼遠非羽書所及然總之以無事
爲福巡方屢更今尚未定倘可與言者定不惜
之中時存平恕嚴以律已寬以馭人則上下交
臺之軫惜與郡邑之尊仰所不必言惟於風采
齒牙亦顧其機緣何如以新科而沚遐荒凡上
孚聲名旁塏矣茲因敝同年來守是邦托爲書

郵其它鱗鴻稀少不能數數相聞也百惟珍重
自愛

門生楊若橋

榜下見高賢獲雋殊爲吾門生色　廷對前日
盼望文旌遲遲不至已而知有大故殊切傷惋
然門庭攸覩弓裘有托尊公亦含笑入地矣三
年苫土正天假以閑歲月爲將來文章事業之
基惟願讀禮之暇時親書史毋謂經生之債已
償便可庋置高閣也百惟嗇哀珍重

吳門諸上人

三年草土賴有諸師時慰寥寂每一念之疑在
青松白雲之際也自入長安緇塵磙磙從來於
塵勞中得解脫者非到家人不能如僕者轉覺
其墮落耳每作還山之念而樊籠之鳥不能自
遂然殘歲明春斷作歸計決不至濡首紅塵溺
而忘返也法門周謝惟師以時精進偶餘薄俸

致瓣香之敬

雪堙上人

殘冬無事時與二三同志談世外之吉愚菴教宗兩耆宿時勤叅扣終不若師之雲興颿瀉也前走信相邀入都乃留滯山中有招不應畏喧虓寂昔人所譏僕原不願大德爲朱門遊長安蘭若相望何不現身化城爲吾輩津梁耶此時末法中有爲功德最易滋曩招謗況北地信心者少而奸民外道時時竄入于佛籍中龍華大會遠至五旬恐駭觀聽得寢則寢之附去寇道尊一書出于不得已聊塞尊教非吾意也道師以深棲而安其它紫栢雪浪憨山三開士皆不免于風波師于兩者何擇焉百凡珍重

書牘

黃宗伯玉崙

胡宮庶瑤宇

黃太史東厓

白中丞惠風

白侍御懷劬

陳宮詹集生

傅宮諭寄菴

曹督府薇垣

吳侍御鹿友

饒按院黃山

寇憲副禮亭　郭遵化正夫
又　同鄉公致撫按
金元甫乃弟　周戶部廷吹
馮杜陵　朱白民
楊子澄　王慶長
門人張子襄　喬兗州章甫
張臨川受先　黃年姪鍇
門人朱藩城　門人劉解元進
又　又
門人劉席白　又

門人隆第白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又
又
又

書牘

黃宗伯玉崙

聖明所嘿注朝野所共老先生以清班領袖推且旦暮曳赤舄踐黃闥乃與念太公期願之歲鳴珂還里臻人間之上瑞增盛世之光華流播人間昭回史册與敝鄉王文肅以宗伯奉侍

懷明德徒切瞻依

陳宮詹集生

前歲有數行奉慰年兄于聖室中久滯何年兄處不致浮湛否同館時暑弟或花茵月席喝韻唧盃或入直趨朝連裾結珮殆無人不念年兄者而弟之思尤甚不特以年兄掞藻舒毫籠罩羣英之上弟私心折服者指不能第二屈至於風流蘊籍的是永嘉正始間人一觴一咏可以

家居同一美談而平格上壽不啻遠軼而上愧承學謭劣不能搦弱管頌揚盛事而來教惓惓及之倍滋感恧今霞觴既荐海屋方增而當宁之側席與朝端之延領慫焉渴儀以日爲歲老先生能繫念舞斑忘情補袞乎趨駕遄旋人情夢卜不謀僉同非一人之私祝也不肖留滯長安將踰三載雖痛無白雲之戀實不勝碧山之思今且乞身歸里追隨函丈未知何日耳緬

針砭俗膏浣濯塵腑昔人言座無車公使人不
樂吾黨四五人聚首都門而不得年兄鼓吹其
間眞成闕事今禪琴久御鋒車可駕中堂亦惓
惓以年兄爲念故承華一席虛左相待聞　命
之日宜趨舍人治裝矣獨弟在此頗久饜足風
塵不勝故鄉烟水之慕且乘雁雙皃時頻鴆眼
與年兄海鷗游戲者微不同不啻尋山滌水涯
而猶以畜樊爲神王耶今且引疾求去幸而得
請則一出一處又與年兄巧相左班荆道故未
知何年或年兄北上取道吳門可尋癸亥年故
事或弟揚颿南下可解后于水次而年兄從水
從陸縣浙河縣大江總不可期悃欵相訂如人
在醉夢中有言未足憑也知我者龍友弟年來
意緒試問龍友必能道之北錄一册寄覽不堪
爲甲子浙錄作奴或於閎雅二字差無愧耳一
笑

南掌院胡瑤宇

昨歲此時有一書托木菴年兄使者相寄久不得報章而來教言有舍弟鴻便托爲書郵弟安丘之鬼無疑而年翁既與之書且以尊刻相付豈非以明月珠輕授乞子耶至於年翁留滯周南爲日已久弟輩見中堂舌敝耳聾想居之年兄能詳道之而衙門近劒一例坐如沾絮遷如行蟻十旬惟有二十四考中書今自史官以上皆將長子孫矣至弟以同病相憐之誼爲年翁頻切且爲留都一席可以遠風波親筆札願步武焉即自爲之意亦復不少無如聽爾藐藐何也或俟歲杪庶其有機乎率爾奉報倘有好音容馳布

傳宮諭寄菴

不肖弟恃家舅屋烏之愛於老先生猶埠篤契

誼也追隨　講幄提携倍摯一自剪桐而出便覺雁序參差嚶鳴寂莫每至儤廬低回不已豈特清風朗月懷我玄度而已屈指辭都正及匝歲朝端同志共爲翹企不特詞壇亟望燕許抑且禁中耑待頗牧若戀猨鶴之盟而疎麐凰之籞使弟輩彳亍徬徨何所庀依且功令方嚴未可借騑騑之役而偃息踰時也萬望趨裝計日就道

黃太史東崖

台丈靈心標映高文困雅不肖所素知亦海內所共知至於正骨稜稜崇論侃侃近讀楚中程士之文始識一班而愧嚮者知之不盡也每一展卷輒擊節嘆服半年碌碌未及促膝班荆共抒胸膈間事亦謂聚首此中嘉會易訂昨過高居門懸素旐何以咏莪之痛毒我吉人在台丈定傷含殮之未躬而不肖更嗟聚散之靡恒也

思一登堂握手復以痗毀謝客憑弔無從忉怛
滋切戔戔不腆比於徐孺之一束惟破格鑒存
望城踊蹐壞牆綆塞固知仁孝不能割情副禮
尚望愛此不貲少增溢米更於攀木之餘毋替
藏山之業臨楮惓切

顧遼總督曹薇垣

老公祖在都中不肖方註藉然不意台旌之遽
發也忽一日閽辝輦蕭蕭者業已就道遣一急
足持赫蹏追送於國門之外而老公祖以邊遽
之急星馳電逐日行數舍敝役亦追至百餘里
而返今弁其書呈覽以識鄙私惟薄絺與剿緤
不能遠將耳嗣得來問慮虜事如在目中內固
西協以防衝突誠爲根本之計但聞我兵精銳
多隸於祖帥之部曲今環城而攻業已踰月切
於霄雲之望救而未必如韋虞之更生雖　聖
明嚴督致樞相躬履戎行持斧使者秦鍵以從

果有必勝之氣有必勝之筭前歌後舞而進乎
抑迫之以不得不進也若如尊教所云盈甲十
缺其八馬匹十缺其九徒手搏虎猛士慮其不
支況責之嫗孺乎所恃者　廟社之威靈　聖
明之福力與老公祖動天藏地之妙筭過化存
神之功用耳至以危邊借重老公祖實起於舊
樞之推轂而一時用人者盱衡中外洵無出老
公祖右五怯而避與巧而遜者誠不乏其人倘
天長劒已蚤露斗間氣色而寧許以鉛刀代哉
惟老公祖悉心擔之他日掃王庭恢舊土以報
天子彼選縮不前者將愧汗入地而推轂者又將
自附於晉溪之知伯安其許之否乎邊烽正熾
廟戰尤酣貴座師八面受敵何異身在凌城中
獨幸　聖眷未移耳托在肝鬲弁私布之俟提
音至另容馳賀
寧夏撫院白惠風

兩年前得年翁手教談揷套相持之狀具仞年翁胸懷方畧足儲萬里干城之用至爲葉問曦年兄欲表章於身後尤見共事生坳之誼不勝嘆服已而年翁遂仗鉞開府控制西陲無論松虜海虜皆有軍中韓范之謠矣但國家物力以十之七禦奴而以十之三餌敵其他諸塞不免膜外置之釋甲呼虜衰若充耳而夷狄之盛衰無定即邊事之安危亦無定徙薪撤桑總未可視爲緩圖且東事告棘而調遣征發徧及於諸塞梅長公素以才望著而師既後期軍復譁伍此即前事之鑒也年翁精詳縝密緩帶輕裘而有臨淮嚴肅之氣不特金湯鏁鑰一方是賴即緩急相應可備常山率然之用麟閣勳名於年翁厚望焉兩榜附驥樂與今榮敢申其頌禱遠貺祗承試錄一冊寄覽眞已陳之芻狗也

陝西按院吳鹿友

從來巡方使者叱咤鬼神動搖山岳擅天下之尊重而至于錢穀兵戎之事惟有陽秋短長操局外之議論年來漸移而局內且漸而與督撫分擔至陽秋短長之間已自殫其苦心人猶以爲怨府翁兄之所處有倍難於它人者祇難之家鄉豈能一一盡諒然而同舟之誼安危共之下石墜淵豈羊叔子之事今已寂然相安無復反唇嘖嘖矣惟是流寇猖獗撫勦靡定神一魁

復叛之後迄今未知何如蔓延不已撲滅無期近而爲趙風子滿四遠而爲黃巢及赤眉黃巾之屬毒流中原禍貽宗社弟嘗謂夷狄雖訌外瘡也惟萑苻潢池浸尋不解釀小成大廼爲內癥幸有翁兄在事與督撫兩公俱極一時之選刀圭鍼炙須早爲之所毋令入膏肓越人却走至於求兵兵弱索饟饟匱即督撫猶然難之而此兩者又非翁兄掌握中事大聲疾呼當宁

所不喜聞至從來削平亂民撫勦必不少偏廢
萬勿以武陵爲前車遂懲噎而廢食此際調停
之苦卽嘔肝擢腎不足爲翁兄喻耳近日　廟
戰甚酣亦曾從邸報中闚其崖畧否首揆自失
人心遂至於乖裂而不可收拾其或繼周者又
恐一解不如一解悠悠世道不知所終奈何奈
何

湖廣按院白懷劬

向與台翁追隨禁署雖落穆相對而瞻望眉宇
竊以古人相期比台翁踐當陸涉通津而不忘
舊好睠注無已每芳訊下存感愧交集弟身寄
長安而夢魂依繞常在楚峯湘水間計驄馬還
朝尚須改籥弟且日夜爲乞身計萍梗踪迹未
知相值否也目下區畛可融清夷有望但奴挿
並峙終爲腹背之憂而貴鄉流寇猖獗不減夷
虜齊魯河洛之境時見驛騷惟荆楚安堵如故

即向者揭竿植幟之募想旋就銷弭矣徙薪撤
桑詎非攬轡之功率爾奉報不盡縷縷

饒按院黃山

自老公祖持斧做鄉栢署崇嚴雖在羙蔭之下
不敢以掌大薄蹏涸干記室而法星所指弊杜
風清狐鼠潛踪豺虺屏跡謳唫頌禱遠播長安
交相慶又交相快也種種神明之政恨不能劖
諸金石與峴首並永聞瓜期將近紳裾以降迨
乎田畯牧豎莫不懃懷春胸恐失怙恃而來問
下存深抱沖悃若有濃膏厚澤留而未需者異
日牙牆開府竹馬迎郊如陽羙虞山重逢召父
此則敝鄉之同願非獨以通家舊誼邀廈屋之
庇也不肖在此已久殊覺厭苦目下正圖乞身
計未審扁舟南下時猶及攀臥驄車否耳

昌平道寇禮亭

追憶老公祖初至吳門旰衡時事披襟促膝每

懷厝火之憂馴睹滔天之勢輩慼相向低回無
計此一時也迨鈎黨禍興桁揚相屬不肖幸匿
影堊室而蓼洲遂寄命檻車至奮臂有揭竿之
徵而批根兆林木之禍老公祖殫竭智慮披瀝
血忱以全善類幷全地方三吳再造伊誰之功
此又一時也遙想台旌見顧于荒壠又思苴絰
奉送于江村含淚相看吞聲莫語嗟乎嗟乎豈
意有今日哉然而長安棋局遞爲雌雄陵谷滄
桑晦明同變此惟有心人可與言正惟有心人
有所不敢言不待言當車者敗塡河者勞一夕
九廻付之浩歎而已知老公祖每作幷州之思
豈不肖輩不願河内之借祗爲蘇松闕出時祥
琴未御竹馬難迎所以峴山存墮淚之碑而蘇
堤無重遊之迹惟是頌禱未艾佇望如新俟牙
旌式啓虎節將膺此百姓見寇公之時乎籲天
以待豈獨一人不肖在此正如乘雁雙鳧了無

關於輕重而目擊紛紜時動拂衣之想近者乞
身不得有類觸樊所謂久於齊非吾志也恨不
得與老公祖縮地相從談此紓結耳

舊遵化郭正夫

不肖生平頗具肝胆凡海内賢豪聲氣相通者
猝有緩急視綿力可效不憚以身徇之如台丈
才猷丰格蔚爲當代偉人而一片任事實心炯
照千古貴座師時時爲不肖言之不在有事後

也蒌菲不已繼以羅鉗吉網不肖聞之指髮搥
腕恨不能輩章北闕訟少卿之冤白介子之功
若夫掌大薄蹏以致所知猶青萍之末豈能挽
扶輪逆飂此兄固脈脈有心而力薄畏事不能
堅持異同致台丈捨地吞聲終抱戴盆之恨青
蜆白虹千古同嗟共遘會如此夫復何言但國家
非無事之時而明王需才怒於饑渴豈能坐
老英雄而使猴冠鶴軒者勉膺荷擔台丈即暫

憩家園有貴座師在不患浣雪無時幸毋灰壯夫之志謂世棄君平也知兩年冰蘗且有橐饘之費歸裝不能辦奈何貽書餉問不肖固非祁奚台丈不當取法叔向乎謹附來伻弁發一粲

又

方今寰寓多故外侮內訌同時而集無論榆關以東脊脊靡寧秦晉流寇彼猖日甚駸尋渡河而南即海上之師一朝倒戈仙鄉殘破如疾風之捲籜又如河決魚爛不可收拾萬一中原鼎沸四夷起而乘之天下事去矣及今爲計惟有訪羅眞材亟圖實政而至於繕備禦安反側招流亡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無如擇良守令爲第一義以門下之材品置之畿輔間屹然成一金湯無端摧挫人人爲之寃憤下石者曾對不佞談及亦有瞿然跼蹐之意知公道未易澌滅也若使事埶轉亟朝廷開使過之令三薰三

沐以薦　明主定無踰門下者百惟珍重自愛
不佞生無它長惟一片惜材之念重於髻珠第
心長力短不足爲有無而門下注念惓惓既以
懸弧遣貺復因改歲下存捧覽華箋祗增慙恧
續有相聞惟望畧迹論心吾輩相期毋以繁縟
爲導也呵凍口授百惟心炤

同鄉公致兩臺

謹啓前敝郡守寇禮亭公祖諱慎者以清眞禮

悰之性兼潔已字民之長四載恩施入邑沾被
口碑具在未易縷陳其最有造於地方者莫如
丙寅開讀之變殫厥苦心上下銷弭齊民免揭
竿之釁善類寬鈎黨之殃此其功卽尸祝百年
未有艾也昨偶從邸報見前按臺饒黃山公祖
巡歷已周疏言敝府錢糧弊竇深如海而雜如
毛五年那移無日清楚語語沉痛深中舞文乾
沒之弊而捧誦　明旨有婪官猾胥恣行爪侵

等語仍查以前經手各官姓名不肖輩同有部
民之誼深爲去任各位公祖慮而尤爲寇公祖
慮也葢寇公祖在任時正値織監從横而袍價
原無額設祇以工部四司料價抵之然織價幾
五萬而料價止二萬餘僅當其半織監苛索而
有司無以應此周綿貞公祖與郡丞楊姜之所
以被參也至兩臺爭之不得議以四府協濟銀
充之而協濟路遠未到袍價急於星火中間那

移撥借或勢所不免然俱經兩臺批允隨設處
補完矣此寇公祖在任時嘗爲鄉紳歷言其事
猶能記憶之若其離任之後官類郵亭過客之
踪而吏有吞舟藏壑之固雖嚴提吏書根究自
見水落石出然恐此輩計窮無復之輒諉責於
官而前官與署篆者已經三四人李代桃僵又
勢所時有方今治尚精嚴事歸綜覈稍有朦隱
法無少貰而有廉石空歸井棠勿剪者既念其

羔羊素絲之操又悉其剜肉醫瘡之苦若不蚤爲暴白則直道泯矣是用合喙豫鳴惟老公祖於稽覈之時公道主持無使皎皎良牧乃蒙辜於法後地方幸甚

金元甫乃弟

自令兄年翁靈輀既返不肖輩時抱人琴之痛豈特感茱萸之徧插傷鴻雁之離群而已客有自荆楚來者即叩以高門近事言內外相安骨肉靡間不肖輩皆爲盤舞稱快年嫂孀居無倚令姪女輩雖托體中郎實未嘗私一遺簪敝履生平祿賜所入身後知交所賻皆拱手授之門下一切養生送死弁推恩於令姪女輩想門下自以令兄之心爲心無待不肖輩叮嚀也年侄既受青箱無忘素卷至於敬奉孀慈憐愛姊妹尤爲立身居家第一義若使孝友之名騰播遠邇不肖輩雖數千里外當不靳齒牙以彰令譽

從來追贈止及其身比當時慘死諸公及顧端
文又稍有異王非老亦以爲未必可得今疏上
寢閣想亦　聖明慎重之意也試錄一冊寄上
年侄清覽掌筆無恙否并訊

周戶部廷吹

故鄉兄弟都中聚首正可聯文酒之社窮日夜
之驩況以年兄閎博淹通尸古今文章之柄又
弟所奉盤匜以從者乎乃草草解后未嘗啣一
盃敲一韻非長安爲俗地吾輩亦自俗矣清源
乃大江以北號爲佳麗權關亦無劇務不妨嘯
咏古人南樓東閣之興年兄可兼而有之弟不
能不生妬也

馮杜陵

連得吾兄手教慘頼無聊溢於楮墨每與東林
兄相向咨嗟幾至下淚以吾兄才具天既厄其
一遇矣又何故而降之酷罰乃至於此得非眼

光太毒舌鋒太尖本以涉世日深感憤日甚而
時有中商之言廼感此緣耶雖然以吾所見所
聞五十奇窮而竟能晚達者比比矣又安知天
之非老其材培其德而故以此相折磨也兄宜
善承此意至於涸鮒之濡弟實不能爲兄計一
席皐比。難於南面王。卽巧爲曹丘者安所置喙
而吾兄眞率自賞少世上繁文習套恐不能與
俗物周旋且無論其它卽如沈去疑十載丹陽

合三千七十而教誨之屢試屢挫而諸弟子與
其父兄之心終不變兄能有此作用否又如徐
汝廉之家事不至於四壁而一日飯一日粥兄
且以金粟孤僧爲檀樾而午有肉夜有酒出有
僕能幷此澹泊否又如啓美家舅文字生涯凡
城中錦帳頌禱之文皆出其手每篇必一金或
二三金不皆入格而可以諫俗又如徐閬風所
號爲獨行君子也而徐少宰韓宗伯之高文大

篇皆代爲捉刀以此有田有廬而終身不困兄
能有此應付否以此數者參之致貧之道在此
救貧之道亦在此矣愛兄者莫如弟故敢以狂
直之言進弟五六月間進歸矣弟歸雖不能策
兄然朝夕相過或不致寂寞耳

朱白民

吾輩學道人凡有一毫未了之願宜趁此生了
之勿留在入識田中爲它生種子如丈昔年泰
華之遊與昨者京都之遊總是壯心不能灰冷
處必得閱歷一番乃收拾枯木寒喦了無罣欠
觀其淺者以爲丈宜悔此一來然實是師子轉
步處也且天又以此一副色力成就之一往一
返水陸間關而不覺津梁之疲此非鬼神呵護
正屬道力加持耳還山後必另自一段光景若
使孤孤迥迥終日坐蓮子峯頭安得此休歇場
哉令孫尚未歌子衿亦是時節因緣未到無論

吾丈不必以此介介即令孫亦不必以此介介
也讀書者自讀書學道者自學道果熟香飄自
有莫之致而致者矣弟今歲決擬歸不意尚留
滯於此因小兒還聊此布訊一芹伴緘勿嫌輶
褻米仲詔已作古人矣附聞

楊子澄

舟中一別彈指三年雖以緇塵碌碌久失奉訊
而追憶丙寅春夏問或山巔水涘清遊寄賞或
荒墟僻落觸事含悲晝則攜手同行夜則連床
共話其甘與弟同患難而依依不舍者幾人不
得不借仁兄屈第一指矣乃如公幹之夭折而
不以書弔維斗之奪標而不以書賀弟豈有胸
無心而恝焉若此以爲寒暄無益之談固不足
煩酬答而尋常弔賀亦猶世俗之見讀公幹遺
集而中多情至語見道語隻字堪垂不朽者死
猶不死我且招其魂而賀焉方今世事在剝復

之關而氣多頹靡語多恧縮有磊塊正骨如維斗者不蚤嚮用於世躍而復潛使宇內不得見其神采而徒以文章之士目之此又吾之所以弔也若夫緇塵滿袖逐隊於樂毅臺前白眼窺人寄傲於伯通橋畔絓簪組則日見墮落守蓬蒿迺成其貞貴兄自領其課魚責鳥之趣而不遺我以驚狷怨鶴之文則弟不能無望於兄焉息壤未寒菟裘已築短棹輕輿尚可尋丙寅春初故事料無往年驚風駴浪使人怦怦憂不免也因昌兒歸捉筆寄訊追憶舊事髣髴如昨聊一數之以紓契濶百惟加餐自衛少需故人之歸

王慶長

入都後再辱箋教具仞注存君家文章勳閥衣被天下凡在衿裾皆興念屋烏況單寒而受齒頰之芬孤進而沐獎提之力者乎它不具論即

丙申之秋弟以試事小挫逗留荆溪尊公與令
叔兩先生逢人說項恨不能手挽而置之層霄
之上仁兄所目擊也此種意氣蓋代所無迄今
念之而欲涕金石可刋知已莫報即昨歲令郎
玄照得一官亦其分内事未敢以是爲酬塞也
玄弢事頗難戎馬之場未可嘗試偶與李萍老
商之姑於撫臺麾下聽用俟駕輕就熟徐議推
轂耳弁州公易名之典已謀之大宗伯或於明
歲可望舉行覽風木圖真使人增蒿原之痛不
敢不拜宣窑尤爲珍重而以千里所貽詘無返
御但念昔日啣盃之人未免對酒躊躇耳雲布
一端聊用伴緘

門人張吏部子襄

手教再至具仞錫原之雅不佞前書中已略陳
梗概矣不復更贅足下高坐林泉寄情嘯咏擬
古之作脫皮毛得神理與沾沾效顰學步者夐

別若步兵生平全得老氏之用魏晉之間觸目
皆迷陽諸名人雋士罕得自全彼獨絕口臧否
而斂其神鋒挫其正骨以自托於糟丘此真是
蘇門一流人非林下諸賢可及知其韜精沉飲
寓有在并以此規我矣嘆服嘆服册府元龜海
内不乏抄本而多魯魚之恨聞湯若士先生較
訂數過差可無憾然欲購之而未能也足下果
留意唐史則此種決不可少便中或與章仲老
一商之先此奉復不盡悃悃

喬兗州章甫

兩月前得年翁來翰知有拂衣之興心竊高之
然以爲不必也吾輩總在倪儻場中正昔人所
喻柳絮飄颺或在錦茵繡縟或在泥塗潢潦皆
絮也達者視之何擇焉且以年翁之才入麤入
細無所不可聞受事以後雖常在郡齋而文移

簿牒曾不留瞬有一朝解十二牛之妙客自東方來者皆交口稱吏治之敏練即生長簿書者不是過讀尊刻亦見一斑而張適西年兄尤極嘆服弟偶晤銓部一二同志如李梅公輩必言年翁暮年報成當脫之轅下而還天房諸兄亦以爲然何年翁之不待也既得請于上臺勢不可挽惟聽部覆爲行止而亂卒狴猖所過無堅城齊魯間如河決魚爛豈有賢二千石正地方倚之爲長城者而聽其去乎恐當事者未必爾也鄙見如此未知事機何如即覆更虞其未便也鄙見如此未知事機何如然斷不敢爲沮尼之言以拂高尚若弟則故山須鶴之夢無日不往來于歙枕之畔俟改歲准賦遂初矣小刻呈教

張臨川受先

弟嘗謂翁兄肝膽骨幹無一而不類吾友周忠介者但忠介甫登仕版便如太阿出匣斷蛟剸

兒所向無前一遇峯岸頑獷遂至於缺折而不
可抹仁兄之去臨川與忠介之欲去福州頗相
似乃忠介不成行而仁兄行迂邇直截之間知
天之愛忠介不如愛仁兄之爲篤也欲仁兄
從此減其智鋒融其義鍔此必不可或者輔以
荆山之炊萃以清泠之淵能柔能剛可屈可伸
丸之可以塞耳摯之可以成虹遇頑金礫石如
切泥解十二牛而刀若新發此眞天下之神
器而忠介公猶有待於來世者也仁兄其有意
乎知有罔極之痛恐至性過人毀瘠太過更望
寶嗇珍重束帛辦香遥致靈几然仁兄不愧林
宗而弟乃深慙孺子矣因風布候不盡悃縷

黃年侄鍇

世之知尊公無如不佞地下之文微見屬業已
心任之矣乃歲暮而尊仲至適有　纂修之役
欲刻日成書亡何又因量轉應酬雜遝遂至稽

廻月餘而始脫蓁殊負踽踽然叙述頗詳亦有在狀述之外并足下所不及知者聊述補綴亦可以報知已于下地慰仁孝于遥天矣一別三年知足下德業日進聲價漸騰可勝浣慰令弟漸見頭角否北錄一冊近刻一種附覽

門人朱蒲城國壽

足下行時潛潛而別僕亦爲之黯然正如閩秀施衿結褵其人又素嫻内則烹飪組紃上高堂

中良人下臧獲靡所不宜但頹垣敗壁時有飄搖風雨之患暴客恥恥莫爲干陬捍禦其家中生計雖日廣亦日落綜理無人頑鼠耗蠹以曲房麗娃甫離保姆旋受持戶之寄左牙籌右葭筴又欲椎牛市酒日夜鼓舞傔從以防宄盜此非有丈夫之才不能而足下實膺之矣目下所最急者無如潔已字民以深得井里之驩無事而相親者必有事而相保子弟父兄之誼非可

以驟結而倖致也又聞有調三原之說果否三原舊令亦係乙丑本房按臺行時不及一囑前書中耑爲足下又不遑他及遂掛抨章亦其數也按院有書來盛稱足下言一見知其循良撫院亦定然留心葢兩公皆夙昔同好也修途發軔百惟珍重自愛

門人劉解元進

別來時時想念不知尊公廣柳之車何時返於故丘讀禮之暇亦能發名山之藏工夫次序如昨歲所商榷否日月易邁三歲彈指萬毋輕擲也今春同榜聯捷者頗覺濟濟然必得足下嶙峋寓內乃爲吾道吐氣勉之勉之向者約足下入都爲下幃計今因武生葛藤不了拂緒縈懷令人動故園之夢果如吾願舟行取道貴地可圖把晤也遠辱芳訊草草勒奉謝

又

久不相聞正不知足下近況若何深以爲念今
歲春闈所收才士甚多而文氣日流於駘蕩先
輩典刑幾無存矣求其和平爾雅而不掩風華
之色如足下者絕少滔滔日下將來必有人起
而拯之足下其益自奮讀禮之暇亦不廢咕嗶
否昨歲所商幾種書當次第卒業者曾窺其崖
畧乎凡有新得幸時時見示曾公靈輔在它鄉
聞狗於俗忌猶未迴還何也貴地去都城不遠
何不策蹇來此一晤然不佞歸志甚切七八月
間或請告而歸與足下相期河干爲一夕之談
耳

又

久不聞問想念殊切讀禮之暇作何課程昨歲
燈前商畧諸書能次第繹釋否即不能一一入
腹笥中亦須擇其要者熟讀一兩種以供筆端
驅使今歲會榜諸名家多沉浸醲郁含英咀華

此皆從好古所得非沾沾帖括也彈指三春歲月甚駛僕之急足下甚於足下之自急貴房師亦同此心耳有何新得幷倘廬新篇幸時時見示滄州往來都門者如織不愁無便羽也茲因李三原之便匆匆布訊小刻一種寄覽

門人劉司李士璉

足下行後得途中所寄書尚未作荅乍離咕嗶試以簿書刑名正如處子出閤便有米鹽零雜之寄而刑廳者以吏議官評佐土臺之耳目又叢怨之囿然正直忠厚乃吾儕居官立　朝之韋弦請從今日始流寇猖獗晉中非無事處囊末見雖不必有此心然豈可爲袖手怡堂之人耶百凡留意過蒲坂須起居韓相國老　四朝元老朝野屏瞻仰不獨以淵源一脈也晤間致不肖此意敝同年楊宮庶慕垣以詿誤蒙譴歸寂莫之中幷一慰存之切囑不一

又

一月前有數行附敝同年楊慕老寄候定不至漫漶適接來翰知初入衙齋未甚安穩不佞召尊役問之乃知疏逖下人非屬毛離裏之戚也休咎亦屬偶然何足以此罣念平陽劇郡且以北人居北關轉移何名乎惟是登兵之亂荼毒三齊齊人談及遼字痛心疾首將來寓公終不免爲秦越之視安望左推右輓此則不佞所預計耳然以足下凝厚之器敏練之才處處欲借之以爲重從茲以往駕輕就熟聲價日隆隆起矣持斧使者出都自當覓便爲曹丘而垂雲之翮終不借力於青萍也率爾奉復小刻呈覽

終

文遠集卷之二十二

目次

書牘

韓象翁老師　王夏翁座師

錢前輩牧齋　錢前輩御冷

傅中丞括蒼　陸中丞鳳台

蔣中丞澤壘　石中丞楚陽

張侍御石葵　門人唐興公

門人孫陳留

王制臺峨雲

蔣道尊瞻屺

楊宮庶濟之

又

佞司成木菴

鄭中丞意蒸

門人楊引能

樊中丞鍾陽

王大參石鯨

劉大參達生

姜少詹燕及

顧少詹瑞屏

陸中丞秉虛

又

門人張子襄

門人劉席白

文遠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韓象翁老師

不奏記老師將及一載而寸心環繞不啻一刻九迴也自老師行後而不肖一身如秋空片羽滄海孤航鷹鸇厲搏擊之威鯨鼉奮吐吞之勢賴硜硜素行頗揩於輿評坦坦直腸間諒於同

志故虓虓者不忘其注射而猉猉者未厭其咀
嚼然不肖之處此亦孤而危矣移病乞身之志
當已已九十月間已萌此念因老師諄諄諭止
又因虜警不敢請昨年春夏已從李湘翁館師
處擬定　桐封一差緣家舅奮臂而撩虎鬚微
忤　聖意當事者曲爲之處移此差授之瓠繫
都門宮坊之資又忝竊居首明知北鬨乃風波
之場且人多張羅布阱以待百計求免而元城
荆溪會稽三公交持之荆溪公更宛轉譬曉且
願身任其咎而後不肖題勉以從竣事後人情
甚帖亡何而有武生冒藉之議此等事例止罰
科甚則削賢書之藉已耳而借覆試起葛藤當
事者未必無意中有一生不能終卷若天奪其
魄者然正范忠宣所云此豈章惇爲之哉雖幸
無大決裂而兩生付司敗再讞不得釋公論固
極其昭著　聖心亦未必猜嫌而忝列　講幃

在日月之際自爲引咎恐不免沾濡付之罔聞
又中懷灰惕故入春以後迄今迫除出侍承明
入操鉛槧而情同倦鳥迹類藩羝鏘珮鳴珂自
知削色清歡勝敘亦無好懷至於琉璃覆名鼎
鉉嗣武寧不知見卵之可笑躍冶爲不祥偶因
同志拙之齒牙而排阻橫生風波幾起若非不
肖殘名匿影甚至丐人以遜避則海虞之纍又
見於今日矣伊鬱此情自憐自覺正如孤兒有
苦非慈母而誰知喑漢茹荼縱低眉而莫告今
日亦聊爲老師陳之以見世情之變幻若彼孤
踪之彳亍如此若不省會於逆瑞時從刀山劒
林翱翔遊戲而不改其步者又何有於浮沉得
喪之細故滬沫電露之空名哉秋間曾上疏乞
假不得亦爲鬧事纏綿爲

聖主所疑不敢固請目前得結此案獻歲便作長
往計矣館中二三子爲老師最所閔惜其修文

地下者勿論如侯生一病幾登鬼錄楊子何辜遂下請室不肖猶以不退不遂之身立於无咎无譽之際所取於天者已奢抽簪而去尚可於千緗萬帙中作一脉望以無負老師甄埴之愛更何求焉邊烽未息廟戰尤酣

聖明在上終無如之何老師婆娑獨樂自不能忘宵旰之憂況流寇猖熾時時蔓及道鄉昔年劉賊不犯馬端肅況無地樓臺自不必以薪木爲憂也

王夏翁座師

昨歲開仲上請卹疏雖得之甚囏然因禮部敘述未晰再致　批駁非　廟堂有意慎重也既有成例在當事者豈容不予在老師尤不容不請不肖爾時即寄書開仲趨老師上疏且爲中堂暨宗伯諸老豫言之矣迺盻望窈然晤非鳴言老師以衙門使費不貲是以蹔緩其實無所

費也馬鬣久成而　龍光未錫良是闕事或亟
圖未晚乎屈指望室三易寒暑今且讀樂章矣
嚮年　颺卜已得復失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再推不下似有所待第匆匆逐紛紛不忍見不忍
言而秉軸耑主成心陽以必不用者破區宇而
陰以其爲彼用者禪衣鉢此本懷也遼遠而澹
漠如老師不識有公心推挽之人否如其不然
惟藉明王之夢耳目下少宗伯未補但老師以
少宰去頻就春官似屬未便以秩宗領袖承華
庶爲相宜而衙門遷除難於轉石倘荆溪在事
不肖或可進一言其它則無所置喙矣浮沉日
久不勝故園之想向者乞身不得今擬再申前
臆倘得解縲而去當候老師于地肺山中爲數
日追隨也令親高丈於不肖有梁鴻廡下之誼
向謂其失官耳不意遂至於無家涸鮒可念愧
無以潤之法網秋荼竿牘亦不敢輕出武林一

緘聊慰其意恐不能爲蒯緱生色也

錢前輩牧齋

光甫兄來接手教宛如面語楚中魯生來復得數行而郵筒中所不便傾寫者小兒因過虞山竊聆緒論書來述之頗詳乃知翁兄相隔數千里相別三年轉覺痛癢關切使人感刻無地年來長安中日夜布算欲去其眼中釘肉中刺而後快者弟且爲第一人兄求一去何難而偏不欲快其意使諸酋酌酒相賀故且留身以聽之此中苦心飲茶茹檗不足爲喻管子云知我者鮑子若在程嬰必當曰知我者杵臼耳然此輩文章不過用其習試之法殊少變化庚午秋初不肖誓不以傾錢先生今復再番必無搜索豈有一用之以傾錢先生今復再用者不肖亦以爲然今果再用矣雖用而不效然其用之心終未厭枚卜事起又將再用此法

不肖雖迂癡然已曾着手不容不悟遲侍御第二疏哀俛謝之而後得免於緇弋翁兄想此光景浮湛此間有何佳趣有何它望不過欲守孤正之脉俟天下之清而蒿目近事水益深火益熱且徘徊觀望不知者以爲肉也出入於矢石之交而全體不着非被金剛鎧者不能而不肖豈其人哉但須待家舅至而後行葢有無限事交付之非可以遥相告語而家舅故遲遲其行且似有林窓山深之意非翁兄不能決計爲之趨駕萬望一從惠之感非一人也

錢前輩御冷

近日廷推之舉雖名賢宿望紛綸臚列至於玉瓚黃流鳳質龍變裕敷施道濟之猷啓平康正直之運凡有識者爭爲老先生屈第一指而不肖皈依日久渥愛素承反不爲老先生一人祝而爲國事祝爲世道祝爲

聖天子祝者不啻如餒望餐暍望廕三農之望歲也名覆琉璃必有天人叶應在夢卜之先者謂黃麻旦夕且下而遲廻日久仰見當宁其難其慎之心然戊辰巳巳之推如元城皖城毘陵三老有經年而下有再踰年而下者政本方資協贊大典難以久稽所占者泰道之將轉　帝心之厭亂耳狡酋訌於外流寇嚙於中鼎沸雲擾其象已見而東登之又咽喉急癥也今攢眉搤腕者第言無兵無餉不肖獨以爲無人今廊廟所講求者終不以用人爲事而上紛　濬哲之思以親屑瑟下殫智勇之力以固營壘雖昌言滿廷祗重其犄角水火之形而於扶抑後先操縱疾徐之理似未精也葭灰九囷危樓一柱惟視老先生之進退而已儻不肖敢爲諛言者神之聽之不肖則迂癡人也妄以精衛自許實於涓塵無少裨補而耽耽者多設爲柴柵以豫

防之惟有一去爲幸又苦不能速去耳日下正
圖自爲計恐赤舄登朝之時未能隨行放鷰雀
之賀也

傳中丞括蒼

不肖憶十年前識老公祖于都下爾時東事方
棘風議盈庭而進郭隗買駿之議效劉琨聞雞
之舞如老公祖者指不多屈自茲以還封疆日
益壞弛人情日思避就高牙大纛言之涎流而
巖關危鎮如望鼉宮臨虎穴股栗聲嘶不敢輕
一試足不肖鉛槧腐儒睹此逡巡選縮擇官而
仕之人心窃恨之老公祖慷慨請行氣吞驕虜
近者凌河被圍榆關震動而鏁鑰金湯宛如泥
封函谷伊誰力也鞭長馬腹昔人所晞畫彊而
守此非實心任事之人不敢爲此言而始欲輿
瓢終歸築舍今廟堂之上又似以奴騎東歸
爲策勳告成之日而用舍更張舉棋不定料理

兵馬錢粮如老公祖之在永平者又復幾人惟
使賈生之淚終夜滂沱漆室之憂臨風悼嘆而
已孫太老師蹔脫黃沙而歸緑野差爲慶慰而
求多者眷眷未已且奈何遠承手訊悦如面談
愧無一籌可裨千慮率爾奉復并謝注存

陸中丞鳳台

自翁臺伏鉞而出兩浙之人依衆毋而蘧蘧于
衽席之上山濬海陬桴鼓不驚桑麻被野海塘
一役使陽侯却舍而不敢肆其嚙堤之勢萬世
永利豈使督人得專美于前彼中士紳尸而祝
之我公勿歸之頌達于都會奈　國家多故求
其忠勤幹濟緩急可毗依者又不得不爲翁臺
屈第一指屬者禁旅需人　廷推至再而簡擢
者非翁勿與　聖鑒可知豈特輿望允歸而已
營事廢弛日久滿長安輿臺傭販皆稱
天子爪牙議汰議練如夫懸庵而剔腑臟之毒非

國醫不能下手當事者以翁臺爲今之盧扁也此症可治天下無難治之症矣舉朝訢訢拭目幸趨舍人治裝以慰灰席獨不肖如澤中之雉身在樊籠而心遊遼廓恐赤舄還朝而不肖已遂鑑湖之請未能久滯長安觀壁壘旌旗之色耳走筆奉迓并謝惠存小刻一種呈覽

蔣中丞澤壘

自奉答手教閱一兩月時事幾滄桑矣　國家憂奴酋憂流寇之不暇忽有登城兵變連破六七縣今且踞一名郡叛者數千人而島上十數萬人行合而爲一抄截漕運固　國家襟喉之患從橫淮海亦吾鄉桑梓之患中原鼎沸其象已見時事日見苛細其於用人一節提綱挈領所在頗不料理當今所最急者無如邊方腹裏之督撫得才猷幹濟者二十餘人各分布一方在邊者甄別將吏在腹者稽覈守令無事不而

爲有事之防此必地方重臣以精神提挈之而
今當事之所推擇大抵取其穩帖不立崖異及
平日所親厚者未事而徙薪撤桑有事而焦頭
爛額俱不問其能與否也山東豈非無事之地
余集生清執之品一朝變起束手無措至以啓
釁推諉登撫有鄉隣閉戶之意前事不遠後事
之師仁兄四履之地固爲桴鼓不驚然
祖宗設此鎮量非無意種種堤防事事振刷萬勿
以山城一隅作四時之閏位姑曰行所無事也
至於宜大而小宜小而大官人者另自有一番
衡鑒弟局外人安所置喙惟有付之長嘆而已
膈盡歲初朝端議論稍息而登撫之貽禍恐不
免爲首揆累今言者又藉藉起矣可奈何弟復
叨一轉飲河之量不啻滿而溢今所欠惟一去
耳師命不可請俟初夏間必申昨年之志也舉
業事弟久不問所需經題當托羽俟偶有小刻

一種呈覽

石中丞楚陽

自我雲岫年兄遇難以來久失奉候葢以土室餘生洊復清班而外則烽火驚心內則荆榛滿目世事等於滄桑憂懷甚於杞溱老年伯方尋山居之樂修出世之因不敢以塵劫中事仰瀆清聽昨春令孫擢第知老年伯於團蕉趺坐時亦爲破顏微咲擬修尺一寄賀而令孫行時正引疾請告不遑備牘種種積歉負疚於心老年伯不加譴督華箋惠存開緘披覿如遊華胥對義皇上人也方今耆碩凋謝四朝遺老惟老年伯爲魯靈光慶一家之榮遇感列聖之殊恩倘有瞻瞻黃髮之言可獻　紫宸者乎不肖備員　講幄尚可轉而聞之令孫東修砥礪出自家風而太阿發硎更有疇咨四顧之意大受可券也吾雲岫兄不亡矣甕城何幸得

徼福星弁老年伯爺年棠陰所覆亦可沾九里之潤斯民直道徼鄉不乏之必能與賢使君相成老年伯勿用爲懸懸也不肖持準提密部積有年歲管閫一得用呈請教

張侍御日葵

自台翁茹痛而歸愈覺同志寂寥朝端蕭瑟其它紛紜靡諍之象又未可殫術想從邸報中得其崖略也天未悔亂狡奴流寇之釁方熾而亂兵倒戈登城失守全齊天下襟喉萬一橫亘盤結抄掠運道則國事去矣台翁憂時念切聞此必當分攀栢之涕望生牛山而漣漣也尊公老先生耆英碩德不減郭有道恨弟非中郎之筆耳忝附通家敢避其醜來命以地下之銘見屬而石齋兄先爲之弟敢表其隧道彼此同調不妨互易也但誌須詳述生平鉅悉臚列而表則揭其大者念台翁於忠毅公淵源紹述存坳一心

非奉庭誨安得擇人而師之故於此際罄其輸
寫庶於世道有關不徒彰揭幽潛也未知於尊
意有當否倘不可幸削而投之何如

門人唐興公

天下事飲啄前定莫非機緣如足下宜以　陵
工復故物此是應得之理豈意　聖明終不忘
情於蓬老子侍御一疏薦引遂下於理而敘功
適當其時遂於足下一總抹去天乎豈人所能
爲哉僕之舌敝耳聾徒成畫餅亦何足惜同門
諸君如姜耑愚到處昌言其心良苦張辦雖細
流其一片報德之念可揭天日而精衛之力不
能填河俱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失此一機別無
它路蕙帶蓉裳點綴萊衣計兩尊人高明識道
理自恬然安之且有天倫兩說可以譬喻一則譬之
未第吾鄉一帶宿名日久而不能徼一遇顛毛
種種而困於公車或尚滯諸生者固不乏足下

蹙返初服固居然貴也一則譬之就請室者或
無辜滄繫文或赭衣而編成伍豈真有允當之
皐哉檻猿籠鳥得遂其林泉之適以奉高堂娛
笑此最愜意事復何所求其它則靜以聽之于
天天道猶張弓有屈必伸自然之理第未十遠
近耳僕在此了無佳況惟武生殘局未了是以
遲滯五六月間乞身無疑矣杞果蔡藜奉爲尊
大人引年之助

門人孫陳留

陳留雖附會城視祥符猶晨星配月也僕向年
過中州稔知之是時韓有懷已蒙譴而清風謖
謖談之者齒頰皆芬斯民直道固不以成敗論
人足下宜以爲法方今功令所嚴者莫如催科
而催科之擾國家蒙其詬長令分其潤中州羨
餘之侈甲於天下此聲已播輦下矣不飲貪泉
不知胡使君之清入淤泥而不滓不獨古人如

有懷者其一也萬里修途於今伊始其珍重自愛來教言抽扣事具見留意地方惟上之誅求甚急而常留寬然之意以予民乃爲真民牧今四方春春多故非守令與民平日恩誼膠結安望緩急相仗乎有民社之寄者深念之僕任纂修之事欲爲遼陽舊經臺袁位宇立一傳而其生平宦績不甚詳開封守其子也有誌傳之類足下可轉索之於二三月間耑一役寄到方妙

因不久成書耳切囑切囑勿誤勿誤

樊中丞鍾陽

咎之言撫者有邊腹之分謂腹安而邊危也今則邊腹在在可虞如東省豈非腹裏忽有登兵之變全齊騷動萬一沙截運道襟喉阻塞天下事遂不可知中州與齊魯原有連雞之勢然猶稍緩一着而震隣之最急者無如秦晉之流寇昨歲杪便轉有渡河至陝州之說幸而子虛此

嵩嶽之靈而台翁威靈所遥攝也然武備處處
單耗未必中州獨實聞磁州稍有兵與從來所
號爲毛兵者雖屬礦徒或撫馭有方狙詐可使
目前吃緊惟練鄉兵招土着庶無徵發之煩而
臨事可備緩急尤要者在肅清吏治不得借催
科之迫以潤其私橐使長令與斁黎有家人父
子之誼庶可相保於無虞蒼鷹碩鼠不時彈擊
吏治煥然一新而後民心固民心固而安樂患
難總無離渙之憂此目前第一義也目擊多事
同在漏舟之中恃夙昔知愛不敢不殫其讙聲
之見以備采擇寒暄套語不贅

王制臺哉雲

自台翁行後議論相尋無已長安楸枰未知何
日斂手至於內訌外侮終鮮石畫老謀紓 九
重宵旰鼎沸雲擾其象已見惟東南半壁賴台
翁作金湯耳然粤中亦有可怪事如東莞捕盜

一案其盜之眞與否捕盜者之卽爲盜與否風
馬牛不得而知但擧坐鄉紳而以舫縣舊父毋
鄧虛老爲戎首甚足駭也虛老起家爲長洲令
吏事精明積蠹盡除吳儂至今拜其賜神君之
稱未艾而不肖頗受奬植有知已之感直道難
容骯髒不達不肖嘗向有心者言之方今中外
乏軍興錢穀出入半爲漏巵逝波得虛老領度
文何必向往冊中問劉晏陳恕哉然聞其姓名
者茫然以爲異代人益見其肥遯自高有山深
匿影之志何緣勾攝起釁禍及此公事之顛末
不敢代爲置喙但身爲王臣閱歷中外皆奉
天子三尺從事豈肯爲萑苻藪犯大不韙反糾
衆拒捕立斃數命此贓魁罔兩所爲何倒行逆
施至此得毋有織成貝錦遠於情實者乎虛老
年且及傳矣萬一蒙不白之冤飲恨而死不然
而罷於憲網輕則鬼薪白粲重則赭衣流離播

竄不獲首丘果當厥辜夫復何言然叅合生平不宜以此人有此事也不肖聞之爲徬徨累日至泫然不禁走詢其同鄉何象岡諸公言召釁微屬有因而得禍實爲無妄今雖不敢以隔垣之聽犯越俎之嫌但夙昔氣誼相與不薄故爲之遥控于交戟之下台翁乃當世極虛平人又極仁慈人也衣冠挫辱總非盛世宜有況事在情理之外乎平反輕重必有以善劑之矣

固原道王石鯨

年翁骨力堅凝精神淵箸弟向者素所醉心何俟今日數年前貴鄉推重爲氷壺玉尺之選不意至今乃在金戈鐵馬間又置之荒徼斗絕之地兵饟兩空呼號莫應年翁又能殫心拮据如查營伍查馬匹設法鼓鑄種種實政能使孤陲屹成保障窮塞等於樂郊凡爲邊臣者盡若年翁何至烽火通甘泉厪　明主宵旰哉三秦流

寇惟平固中禍甚輕何得同其沾帶況斬獲之功昭昭在耳目乎行當播告膚功豈止爲桑榆之贖也

蔣道尊瞻屺

恭惟老公祖臺下抱玉質金相之品樹米稜銕柱之標魏忠介既接枌梓周來老又托絲蘿不肖菲劣無似辱在存坊臭味之末嚮慕下風已非一日幸徼福星光生萬戶而匏繫京華未能仰叩交戟抒其積悃惟遥聞盈盈頌禱自北而南爲鄉邦加額而已方茲寰寓多故敝鄉蒙殷繁之名而實有凋瘵之實考選諸父母尚以逋賦株累將來催科必日甚一日未有民不聊生而國家可倚爲外府者山陬海澨萑苻實煩墐竇劚芽是在老公祖實重圖之而拊循窮黎尤爲根本第一義至於承平久而武備弛遍天下皆然江南脆弱即隸麾下者恐力不穿魯縞當

年水犀餘皇猶吳兵也撤桑徙薪安不忘危當
此之時士大夫宜同辦此心況有地方之寄者
乎不腆聊將賀忱小刻并資嗢噱

劉大悉達生

邇來所最急者宜莫如奴事與秦晉東省之事
廼　廟堂之上陽急之而實緩之士大夫之精
神全在固營壘樹戈戟而　主上之精神又全
在搜蠹穴窮鼠耗偶有朋比之說爲提投者所
中遂入於　蔽聰而堅不可破偶觸之則雷霆
霜雪雜然並下蕙蘭蕭艾同時枯萎者不可勝
數上與下各有所當注而奴事秦晉事東省事
祇付之封疆之臣有不效者以三尺繩其後而
最初之選擇中路之號呼事後之療治總賢賢
貿貿下以故事塞責上以嚴旨董成如斯而已
禍之大者如榆關曼延者如秦晉咽喉結轖者
如東省總未嘗聚族而謀殫力而應況孤懸斗

絶烽火不通之寧鎮有不駭胠視之耶讀仁兄
報揭字字欲涕至懇揭尤見一片公心人人如
此畢竭其耳目以佐當事所弗逮夾袋中何患
無人紀綱來告欲將此揭發抄或板行之弟實
以爲未便不特爲一時舉薦不當上意群而下
之請室如王漩老諸公事人方搖手觸禁中如
馬帥者弟亦曾與相聞但往來奉　命逐虜逍
遥翱翔中多不忍言之事方以惠徼寛政爲幸
咎孫高陽在寨上始終信之不疑此必有以取
信者然而馬謖任福能爲知人累固不乏也冗
如敝同年王石鯨有正骨有實心近觀其料理
缺伍倒馬等事足見才猷一班近者督撫中朝
人仁兄以爲然與否耶李茂嶼弟無半面因仁
兄言自還朝後爲之舌敝耳聾而畢竟有不可
野共推以洪亭九爲一時之冠如石鯨之質地
加以練習邊務可與仁兄比肩共爲亭九一流

破之城府今覆疏久下部而部疏又窅然無期
也余集老在此中與弟相與甚厚携手蕭寺往
往盤桓竟日其學道從禪定入工夫已成片段
論其用世則清執所不必言而虜薄都城羽書
旁午不有此職方安能草草結局此公只合需
次佐樞不意其以開府出然東省固腹撫也獎
恬懲墨固其所優爲忽遭登兵之變啓釁有人
邑與東撫無涉而整備不早策應不力似不能
辭其咎今遂以啟釁者同條議罪則大爲不平
耳最可恨者此公固以用世爲出世而詆之者
動比之修齋誦經之王欽若甚則狗子佛性引
入彈章以公案作罪案三十年來人爭以道學
爲詬厲今以此公累及禪學矣古如李文靖趙
清獻諸公於此中深入而不自居名色深知末
法有流弊必有流禍也吾輩於此決不可作一
毫躲閃但就平淡本色中展出葢天葢地作用

并爲黃面老人一雪此耻弟不敢望也仁兄其勉之一時言路中有體有用光明磊落而不失其沉深細密者弟嘗以王漩觀爲第一忽遘此禍令人惋痛其中源委仁兄固不能知亦非敢托之楮墨異日空山野寺中作一番漁樵問答可也其事亦易結此兄骨法自然作名世大臣仁兄亦不煩紆念弟與此兄最契有可效者惟力是視一時輩上諸公知仁兄者胡司寇爲最舞與弟言嘆服不啻口大半亦因璇兄而得之不獨南中江右相處也貴座師黃毅翁骨力殊勁又留意人材二老秉軸便是仁兄展布之時矣小刻博粲

同年楊濟之

與年兄蕭寺言別腸寸寸剜矣浮白叫嚎差以文其唏噓愁慘之狀此所謂長謌深於慟哭也衝風踏雪間關抵家聞尚在椒盤甫薦銀花未

爛之時入拜老師定當呼酒慰勞以遂初爲樂
蓉裳蕙帶正可追陪杖屨以年兄細心密行卓
識定力將來自是救世人天更假以閒歲月讀
古人書閱世間事操成竹於胸中它年運斤遊
刃非强作平等觀也至於年兄福堂衣鉢忽而
授之漩觀刻木畫地本士大夫不經見之事今
乃以爲常事　聖明手滑將來不知所終東方
盜起病在噤喉秦晉流寇未見撲滅鼎沸雲擾
其象已見而人人安於漏舟家家忘其厝火正
恐吾輩在朝在野總無高枕之日耳

姜少詹燕及

年兄行後雖盃酒燕笑不至寂寞而深談密諦
似有格格于懷者且日來議論紛紜人情偏又
有識者望年兄之來如望歲焉不獨蛩蛩蚷虛
如弟者需年兄爲輪轅車輻也首揆作事多不

厭人心惟召還年兄不假躊躇猶庶幾不遠之復惟願年兄立趨治裝勿以過家上冢久虛滿朝之望且弟俟目前鬧事竣局獻歲後定圖歸計年兄來遲恐彼此相左促膝指心又未知何日而種種衷言不可托子墨者必須覿面傾倒即來教中字字肝膽而遠地之揣摩未必一一洞晰弟不敢答且苦不勝答也慕垣兄已歸故鄉矣　天恩終屬曠蕩而詞林殊爲削色至於中使從橫緹騎絡繹金戈鐵馬不獨在疆場而曼見于河洛齊魯之間天下事大可寒心而方隅必不肯化玄黃必不肯熄孟子云天下未平吾獨憂之獨之一字大可味也天如的然古君子其妙處在最真最厚是將來斡旋元氣之人弟心折久矣邇來朝夕相處尤願爲之執鞭若其才名傾動一時何煩年兄過念耶目下得鄭玄老徐若老自南而北世事庶有攸賴弟不憚

舌疲但恐適爲二老累耳便中密致之

又

政地與言路相激而成水火幾一年於此矣邇來水益深火益熱近日付三臺省於請室積猜積怒轉不可解雖有市南宜僚之伎倆亦不能消兩家之難弟迂鄙人也以直道規政地而以微詞諷臺省一段苦心真正爲世道起見至於二身之安危進退不但聽之適然之數而時以

飄然決去之意自盟于幽獨此則年翁所素亮也枚卜事起弟固知有扼其吭者即旁觀有嗜痂之癖亦何益於事如年翁則賢愚共賞众志翕歸或以人地稍遠不能援吕文安公非司成之例寘名琉璃又聞當事者有言并燕老不推則姚某泯其形迹此皆隔膜之揣行道之聽其間愛憎取舍或別有機權若弟則我躬不閱惟有杜門塞兌聽梅雪之爭春任樓臺之得月而

已來教調停挑搆兩說弟茫然未諳宋仲晦書來言姜老師一心相照絕不爲人言所動豈有搆弟於年翁者耶同館昜弟道義肝膽如吾兩人者有幾青松白水歷歷可指且兩人同爲塞翁亦爲一大噱亦不必執其人而面嘯之也來教有何象翁深山野老之品題句象翁亦爲蹙然不安此等搬送竟屬何人兩都相去二千里往往有鬼車盂弓之疑弟之受疑非一人非一事矣而弟終不辨且久而自明年翁弟質之貴鄉諸同志并高門諸賢自得其情耳老伯母冬牀既奠須遄駕入都弟歸心久動至五六月必乞身亦不顧鬧事之結不結也卽以此處我亦何所不可承念惓切并附謝

顧少詹瑞屏

自年兄行後歲序洊更而不及以尺素伸候左

右固爲懶冗相兼亦以年兄臨別手教惓惓謂迷陽載塗乞身宜早而弟不能仰承明訓一預場事便如敗絮棘叢無緜自脫每捉筆舒紙不覺愧悔之兼集也更有抱歉者衙門遷轉原論資適乃課職業計勞勘弟因一年之纂修三載之講幄兩荷晉陟遂以糠粃爲前導而年兄尚守其故官吾兩人從來安危進退事事相依雖蟻行魚貫前後不踰徑寸終不若蛩蛩距虛偕行偕止之爲適也每念及此芒刺在背時一訟言之此貴座師曾老先生所稔悉至近日以天潢譜牒始副承華之座當事者亦可謂其難其慎矣館局初開

皇上以本支爲重恐責成浹歲聞集生兄已在道矣年兄毋爲須鶴久淹幸旦暮俶裝夏末秋初宜亟入春明以仰膺當宁之旁求俯慰同人之懸望若弟年來曾求歸而不得欲再請而不敢

種種苦情或年兄遥聞而憐之今天中輟講後
決計歸矣年兄還朝之時或弟入山之始也總
之朝野雖殊肝鬲互照叔出季處兩身合爲一
身耳知老年伯比來視履倍加不能另柬起居
望叱致小刻附覽

侍司成木菴

久不奉訊而年兄起居時時從貴鄉諸相知處
得其梗概聞霍然已弟爲加飡閒陡然發弟爲
之廢食但消息俱不甚真即令兄所述亦多在
髣髴間日望年兄數行手書爲據而自庚午秋
季以來不奉瑤華者兩年矣古語云思君令人
老弟顛毛欲雪亦强半臨風擡首所致也養生
之要惟在割其所最嗜然非猛丈夫不能年兄
第思其所以致病則知其所以郤病矣不貲之
軀大者當爲世道蒼生愛次者亦當爲高堂老
親愛與言及此年兄定爲之神慄靜攝中不敢

以蔓語相溷聊薦數言以供藥籠所需近刻博
粲

陸中丞衷虛

枌榆氣誼不介自親不肖近日於都門創一同
郡會無非爲聯屬鄉誼也吾郡邇來殊覺蕭颯
賴台翁建牙一方稍增氣色而山寇彼猖之甚
楚粵間屢聞殘破爲地方念更爲台翁念諸藩
接壤之地犬牙相錯各爲同舟恐未能首尾呼
應成常山率然之勢調遣徵發未必朝發夕至
昔年王文成所以成功之易者不獨才略邁人
以其初請旗牌假便宜事權壹而號令新相沿
百餘年視虔臺若戊巳之寄旺在各督撫則四
履之外聽其出沒而虔臺總攝之無可推卸而
默默受人之推卸此其所以難也台翁聞此亦
犂然有當於心乎
聖主銳意治安凡封疆之事尤所加意撲滅解散

須早圖之以紓　當宁之憂小刻呈覽

津撫鄭意葵

台翁勁骨昂霄孤標揭日不肖傾心皈服雅非一日乃台翁亦收之臭味之末時勤聆注雖都門鹿鹿未能時挹清光而脉脉襟期兩心互喻不在形迹踈密之間耳津門轉輸所寄舉朝共慶得人但以台翁風格正當狂瀾朔湃中倚爲砥柱今舳艫啣尾以捄關門之瞀瞀任非不重而道濟蒼生尚有重於此者不肖且拭目焉惟是登萃彼猖恐與島上之民合接濟緩急之間可懸香餌以釣鯨鯢台翁於此定有操縱惟密密留意焉率爾奉報不盡悃緼

又

貴衙門自特設以來祇任轉輸之寄至於汎舟相繼如蕭鄴侯之在關中耳自登萊事起島中十餘萬衆瞀瞀洶洶惟慮共合而入於賊必於

接濟之中兼以駕馭方略如饑鷹之待飼縧縼在手擒狐搏兎蔑不如意此其肯綮安在計台翁留神久矣黃帥願擊賊自效果出自繇衷否昨聞奴有渡河之信而逆賊又有勾引之者海上之事種種可慮台翁此時擔荷較之逞日更重忝附同志愧無可效一籌惟以海波不揚鯨鯢授首爲社稷祝爲知己祝而已

門人楊引能

一別兩年長安棋局不知幾番變更軟紅塵中黑風白浪沼出沒入又閱過多少而靈光僅存碩果不食僕時自愚還復自笑大地排塲總屬遊戲圖澄以石虎爲海鷗況其它乎惟是胡塵未靖烽火時聞又有東省之亂卒秦晉之饑民虔鎮之流寇鼎沸雲擾其象已見生無樽俎之才任非劻勷之地縱不致載胥爲患亦當思尸素堪羞一丘一壑煑石耕雲以終其身廻首丁

卯秋足下顧我於風樹堂悸魄驚魂朝不及夕寧計復有今日而飲河不厭濡首蒙譏僕於此曙之蚤矣足下才情骨力俱堪作第一流人葢自少而漸磨型鑄得力於孫六吉公祖者居多在都門則兩司馬賞識而剪拂之入門源委自是不同然端人之所暱定爲匪類之所憎踉蹌去國以不犯虎口爲幸行後猶稍有餘波今春復觸發往事僕偶有所聞已覔人銷弭之嗣後可高枕優游兩三年內便需典劇藉以澄清世道長養人才此時嘯咏之暇無忘夾袋臨邛雖僻但須廣寄精神密用耳目則溲渤參苓總歸藥籠此閑中第一義毋俟臨渴掘井也

門人張子襄

都門隔汴城二千里而訊問之使每歲兩三至敦古義隆厚道如足下者實未見其耦百凡內行於此徵之何以蘭芽玉茁猶未充庭此於天

人之際可以券責或寶齋神氣歸之寧謐少斂
奪席之談并戒長夜之飲則貞固之下自然孳
培祇此一事爲足下念之甚切故敢以迂腐之
言進僕已已年生一穉女今四齡矣頗具慧根
解人意迺十日前以痘隕情癡之痛亦復不免
念足下時有椎珠碎玉之傷不知何以自遣也
書中感慨近事切中時賢之弊無論其他卽今
之首公本有爲善之資亦可於峻攻洞泄之後
姑借以爲一帖平胃散而一時言路錚錚者抨
擊不遺餘力今激而成水火孰不可復合矣奕
棋者不必國手定須看三四着而今一着之外
茫無成算朝局如此又何有於邊局畔卒衡逞
不減奴酋來教謂不能逾兗然正何必逾兗攻
掠四出漕道爲梗則國家之事去矣屈指海內
强半騷動中州雖見安輯而東西皆有剝床之
勢樊鍾陽謹厚人也徙薪撤桑之計不妨悉心

而與之商以僕觀之自今以後禍亂日臻太平愈遠　聖明在上馴至於此非肉食之過而誰過與陳留皈心甚切幸時時董誨之腆貺祗登薄縑爲侑